



大函集卷之二十六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四首

本宗十六族譜序

道昆勿侍先公輯吾家譜亦既卒業亟屏之先公有
言吾宗之譜舊矣昉于晉著于唐二表足徵載之天
府宋元之季近屬有譜存焉迄我明興諸譜互出
或聚族或專成或戚或疏或源或委質之若操右券
其有不合也者幾希及家乘出于鉅宗要亦睦族者
之所爲務第周咨或由借聽鼠璞浸致傳訛玉以石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一

椽堅則攻玉刪述非吾能事請俟方來及道昆補尚
書郎得予告家忠愍並在郎署送之都門執手而語
道昆歸譜矣道昆亟謝不敏申以先公之言其後入
朝鄂太宰宗伊鄴太宗伯鏜咸在鞏宗人有澤宮之
役挾譜尋盟相與竝觀越國以往皆合越譜載王子
達以征討襲越國公僅及三世秦譜譜其世次世守
隴西爰及熙寧始改襲摠管其以勲伐封王者二尚
公主者若而人胙之土田視五等等高皇帝法世
及不以流官食采如初改襲都指揮使其秩二品班
曲阜同世祿千年文武之極也二老則以周魯吳越

之洋洋溢朔南合而譜之是在司馬道昆方貳邦政
力謝不遑旣得請歸寧近屬諸父兄長老由命如忠
愍如太宰如大宗伯頃之毀瘠當事奄忽十年疾少
平宗老程督日至吾宗所不足者非文孫也今之載
筆不可自我而失子大夫道昆避席而言余小子惡
敢方命圯族第年力衰憊寧詎能徵信于四方魯祭
先類後郊近也魯賓長滕後薛親也周禮在魯譜亦
宜然即繫之以姓而弗殊其自親近始別祖自唐模
更始其唐之季乎當宋之興故老稱六大族愈蕃愈
析遷次有若繁星其在齊盟凡十六族丘墓相繫昭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二

穆相承譜牒相通慶弔相及親矣近矣其餘非不親
也非不近也或衰微或淆亂或擁格或散殊舊譜或
繫而不名或名而不竟率仍其舊罔出入以干宗盟
第非文獻不徵非同聲不應非同出顯祖不入非同
出別祖不援惟辨族爲兢兢無敢爲佞諸所稱載去
泰甚而歸雅馴義做龍門道昆竊取之矣故俟而下
分支布系精覈無遺浸假合併爲公此其綿蕞也至
日閉關首事計更歲告成仲尼志在春秋殆亦託之
魯史余小子無所逃罪疇敢求知竊聞矍相延射者
二三矢屢有存者何以故重始故也道昆從諸父兄

後備在司盟自今與舉宗世世矢之則三不朽魯大夫故稱不朽貴在立德立功立言保姓受氏以守宗祊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天夫言立宜莫如文王周公下之則王祖輔世庇民功德茂矣後之詔爵詔祿通以言揚即未敢師文王禘周公庶幾乎神明之胄也自吳太守許悌舉郡中四胄則首吾宗唐舉寓內十姓以國柱稱吾宗以河西顯茲十六族其百一耳虞帝舉十六族並在高陽高辛其功德不可勝言皆聖裔也有爲者亦若是庸何讓焉在禮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極之禮樂明備宗廟社稷賴之此周道大田集

卷之二十六

三

也吾宗國秉之勿失余小子何言

十六族譜小序

吾宗系出于姬至潁川侯始受氏蓋分封于魯肇跡于周語功德而至文王周公斯其至矣譜者或泝黃帝則澤熄或沿潁川則源湮祖文王而宗周公禮也故略周本紀而舉文王之概始后稷而迄周公作周本紀略第一略魯世家而舉周公之概始魯公而迄成公作魯世家略第二潁川爲受氏之祖歷三十世迄龍驤將軍令始新而啓新都爲江南始祖歷十世迄齊司馬公叔舉始遷登源是爲登源遷祖迄四世

王祖越國公與是爲吾宗顯祖歷七世處士質公避地新建歷三世處士思立公復遷歛之唐模是爲歛之別祖也越國公生爲義主歿爲明神唐宋元明世爵世祀足具世家視異姓諸侯王侈矣作越國世家第三受氏始于潁川是爲第一世歷周秦兩漢文獻足徵乃今具載世家故不表龍驤而下著代猶沿潁川歷十四世爲長史公則王祖父也作龍驤以下世表第四自王祖歷十世別祖思立公始遷唐模歷五世而始分作本支世表第五德昌德暹二公以還分爲十六族曰唐模曰稠聖曰大里曰潛口曰西山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一

曰信行曰叢睦曰古城關曰松明山曰西沙溪曰洪源曰巖鎮曰章祁而唐模潛口皆二支章祁本之鳳凰其後鳳凰有他族矣直由章祁而迥其所自出故鳳凰不名亦二支也表凡五世一圖復以第五世標其上準前法自六世至十世爲一圖以後倣此作分支世表第六沿世各爲小傳著字爵生歿婚嫁丘墓之概不及譽言是爲小傳第七其有德善功烈勲勞文章質行較著者別各立傳表而出之作列傳第八丘墓自周至漢可攷者若而封自漢末至唐世守者什七八別祖思立公而下則有世墓戶庶幾世世守

之迄于分支則各爲守附之小傳作立墓志第九吾
宗始見于經蓋于戈社稷之烈也王祖崛起歷代封
謚圭印具存明興廟禁有榜會典有祠後世雲
仍遞受天誥命敕諭則國家之典籍也內之表疏
諭著外之贊述傳志擇其雅馴者錄之則宗祏之典
籍也非核實者不預溢美不預蕪不預將以傳信而
示之法也作典籍志第十

尚友堂文集序

自封建罷而爲郡縣則漢以吏治興諸郡國質成率
品經術置高第故潁川以尚書顯即勃海猶在鴈行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五

我國家以經術辨官材以程書課吏治今上耽
耽守令舉卓異以風有司卽良二千石居多而長水
守臣勉褻然首舉卽龔使君也于時郡守相皆緣文
學飾吏治皆由尚書起家蓋余婚氏方思善爲丞任
直道重許可顧獨悚然意下亟稱使君良謂其古之
人與則與時宜而不倍謂其今之人與則沂之古而
不波蓋天下士也及思善遷武林守使君貽以德禮
之言卽未見其人幸聞其語矣思善無祿卽世不佞
取道長水而之吳門使君爲東道主而客之恨相見
晚也由是而知使君天下士益信思善之不阿其後

使君進秩中大夫守如故越再考叅知浙江田郎署
而歷專城故多著作爲詩若干卷屬吾友王元美序
之爲文若干卷亦繫曰尚友堂屬不佞序元美以作
者伯千古其說詩也直將隸視臣衡擬使君韋白之
倫其言信不佞耳視宜無與于黼黻之觀擬而後言
難爲倫矣昔潁川以治郡最既侯之且相之得君矣
不待升中鳳鳥來下得天矣夷考其治狀率以偵察
爲神明概諸躬行不皆長者居然治平第一豈其務
爲名高哉雖受夏侯氏書其言不少概見要以疏通
知遠後世無徵卒之令名不終視治郡損矣使君之

大函集

卷之二十六

六

爲政也順事恕施無庸私智民之化之也順成和動
無庸深文日計則有省有成歲計則綽綽乎有餘裕
故其發也順理成章之謂文疏通知遠而不誣皆由
此塗出也粵君子嫻於文學能而示之不能其言曰
自弘正嘉隆言文者爭治左國史漢余少聞之喜乃
今知其不然以是爲古且新吾寧不古不新也讀使
君集蓋深有契于余所云由斯以彈不佞即主即元
美伯矣亦且株連夫文始于虞夏殷周降而先秦兩
漢濫觴于魏浸淫于六朝唐初以駢儷求工韓柳更
始至宋歐曾代起諸儒則以吾道鳴至東越而主以

知悉屏口耳文之變至是乎窮矣即後有作者不師古則師心寧詎能求古于科斗之前求新于寄象譯鞞之外故能敝不新成玄聖所慕曰新盛德素王蓋備言之要之未始有新也者則古者不耐不新既始有新也者則新者不耐不古莫非古也則亦莫非新也乃今則以師古爲陳言而不屑也即左史且羞稱之以師心爲臆說而不經也庭廡之下距而不內楚失而齊未爲得將安得亡是公邪余覩使君所爲文受命六籍而叅謀于諸儒辭各指其所之猶之部伍時而秦漢時而韓柳歐曾古者斥雷同新者去雕幾

其稱先王則古昔大都積和順而發英華以是命不佞爲前驅可幸無罪如必曰與其爲今人古且新也寧不古不新不佞未免爲今人將甚慙于粵君子使君尚友者何也願陳無當之言質之

古樂苑序

昔虞命典樂求端于詩詩三百其皆樂乎魯仲尼正之矣上之遺佚襍出不肄樂官下之靡靡波流往而不反漢猶近古行之爲郊廟燕射鼓吹橫吹相和清商之辭五帝三代之遺音塵有存者六朝同源異委去漢徑庭唐以輓近傳之去古燕郢要以由前則主

事由後則主辭主事則質有其文主辭則以文滅質
此其大較也樂府出郭茂倩務博綜以求全古樂府
出左克明務典要而近古各有所當殊塗同歸風雅
翼出揚用脩比于樂董董耳至馮汝言詩紀出傾九
府而縱觀始帝世而終六朝悉在司會方之茂倩則
無不該擬之克明唐亦無預溢目盈耳業已足多第
載樂府什三聲詩什七脫非易牙爲政孰辨滄古
樂死出梅禹金斐然博雅君子居常操七略擊百家
不佞願爲多財宰矣乃今所輯密于郭張于左拓于
楊核于馮蓋自土鼓簣稗控檮祝敵以至齊竽秦缶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八

甯角猴笙百部具陳不遺一映由唐下達姑俟更端
合之綱舉目張金聲玉振猶決析津窮瀛海豈不洋
洋乎哉即楚左史鄭公孫不加博矣司理呂玉繩相
視莫逆校而版之宛陵猥云不佞由禮樂起家則過
新都問序不佞且老遂遂退讓未遑禹金有事澤宮
將報命執秩一介三至申之以疇昔之言顧不佞不
能詩又惡知樂竊惟說詩易說樂難詩猶解頤樂則
恐臥非說樂之難也論其世則難盡其變則尤難蓋
自其異者觀之有族有祖惡乎異自其同者觀之曰
采曰流惡乎同浸假顧名思義或合或離審聲知音

若遠若近藉第令取節寧詎能待春容盡條貫哉說
者求之著與不著之間則景之罔兩也求之合與不
合之間則九方臯之牝牡驪黃也求之解與不解之
間則鷓鴣之雷聲象罔之玄珠也如其文辭而已矣
將無害乎雖然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惡能去辭千金
之裘非一狐之腋寧不求備即求備宜莫如禹金蓋
府言藏死言積禹金之苑其上林乎不佞非司馬材
何敢以前茅進于時胡元瑞見客既卒業而多禹金
廣大精微無遺憾矣明公尚古而右漢先得我心與
漢代興則王長公在豐沛以降此其崛起者與元瑞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九

深于詩固宜知樂元美已矣昔嘗推轂禹金安得起
之九原是爲玄晏不佞且避席矣禹金又言玉繩既
召鼎祚亦有所櫻心幸而蕭守君吳相君朱相君相
與程督之始告成事今而後乃知中和樂職不在益
部而在死陵盛矣美矣

潛江袁氏家譜序

史遷作帝王本紀夷考世次不亦鱗鱗乎哉百世五
世太宗小宗周道備矣迄于六代率以門戶相高諸
閭右世家各譜其族上之天府唐宋而下公譜廢而
私譜興彌文滋繁本實撥矣我國家覈民數籍夫

家厥有版籍第離合不相攝本支不相蒙諸譜或爲
名高略綜核而詳傳會要以三五之所自出何可勝
原衣短後而冠切雲其何以侘鄙縣禮曰人道親親
也祖由此而尊宗由此而敬族由此而收自仁率親
無遺親矣如將浮慕顯者援不親以爲親天親不可
以人爲是二本也天之生人也果二本乎哉袁使君
起家潛江以族著雲土昔在外傳年始髻則之祖居
一篋蒙塵徑寸振而起視得曾大父大父名奉而奏
家大人此何筴家大人者贈吏科給事中故隱君子
也贈公批而手讀則吾家世系幸存手澤出先叔父

大函集

卷之二十六

十

貢士公宏表之文獻在茲矣孺子善藏之筴異日者
脩其業而畢之使君唯唯歲甲子使君與計偕歸則
挾仲氏與俱仲補縣諸生名國相則以世澤不可闕
父命不可方家乘不可無徵幸有餘力不可廢時怠
事將爲家譜壹稟於舊章十世可知務在傳信于是
尊德清公爲別祖至安斌安珍竝起分東西枝自別
祖迄于使君凡十有一世蓋貢士公所次論其世者
可得而詳則以東西支分上下卷各先以總圖重本
始也繼以各圖明親疎也繼以世次序長幼也其宗
法則秉周禮其世次則倣歐蘇必信而傳必徵而信

禮之善物也顧歐譜不書生歿今不一書蓋原始要
終人道竭矣有夫婦而後有父子禮義始有所施柶
內不書一何略也姓氏生歿今不一書蓋借老之義
存焉庶無負于同穴繼室則附之後改適者割勿書
妾有子則旁書之無子則否丈夫無子則書止無子
而夭則書殤有子而夭則書早世蓋寓臧否于筆削
較若懸衡楚書于是乎有袁氏譜矣昔獻吉之譜李
氏褻然名家蓋取法于周取裁于史約而直簡而嚴
作者未之或先也景叔之譜喬氏殆亦肩隨之其族
浸蕃其筭浸溢惡能爲此規規也使君受之宗祏命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之嚴君攷之先民參之獨斷無蔓引無費詞無虛張
無溢美原原本本若江漢之朝宗秦晉同盟楚代興
而爲鼎足乃若躡躡墟墓閔焉若敖氏之鬼履雨露
而畢祭之木之怵惕之心疏逃必逮則仁親者之能
事也使君入侍禁闈出蒞監司五陵六郡之民莫不
怙而父之族而祖之矣顧其時何時也兵荒疾疫有
衆無如使君隱之若恫瘝懷之若襁褓卒定疆事聃
兵端哺罄罄肉白骨蓋子民如父母而仁行乎其中
必如是而後得民深則仁之發也夫愛百姓安庶民
而后可以興禮樂本之自親親始是曰禮經語曰親

親而後仁民觀於使君之譜而信

五嶽山人尺牘序

尺牘辭命之流也孔子自道未能脩辭之謂文文則吾猶人矣文辭一軌也同歸而殊塗文勝則害辭辭不達則文無當辭尚體要故其法嚴厥有左氏辭各指其所之故其義較著厥有李斯賈誼鄒陽司馬遷要之陳辭務盡忠屬辭務盡意文在其中矣辭畢用也而尺牘之體稍與文殊猶之竹然猶箭乎其筠也與草木殊猶之魚然悠悠乎其泳也與鳥獸殊猥云摠摠闐闐區以別矣今之善爲尺牘也者文也非辭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也其未盡善也者則文之秕也非辭也斯議也元瑞嘗發之其言曰弁之文霸矣其尺牘則辭函之文工矣其尺牘則辭夫豈不賅此其一體也不佞唯唯否否君獨不聞陳玉叔邪玉叔有五嶽集不佞序之龍君御合之爲二酉集不佞序之不亦多文乎哉富矣富矣凡諸尺牘其二集中玉叔揭而示之閱則敬美序矣敬美竝齒不佞服之兩驂不佞故詘于辭何足以當季孟其稱玉叔則至言也玉叔之尺牘亦辭也不斷文而文小言之則其節短不失其嚴大言之則其說長不失其疏達而信觀者若涉淇澳無論芝蘭

之室桃李之蹊若俯濠梁無論羽獵之觀鴻鴈麋鹿
之樂孟公以降敬美多之顧其辭浸纖又或一道不
佞以通家習玉叔其人骨鯁洋洋有國士風其志壹
正氣充其材直之無前有如莊生之杖故其辭以質
直爲政而各適其短長門人吳師古梓之秣陵知辭
矣師古復抵不佞爲序且曰善言必三天空谷應聲
其神不死不佞之辭窮矣玉叔擊之踊之概以善言
于不佞何有

朱鎮山先生集序

夫世有升降道有污隆宜無當於文文於是乎足徵
太田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三

矣文以經世則其道行其世則虞夏商周其文則謨
命訓誥其人則臯陶益稷伊傅周召其道則同德同
心經世之文是曰大業降及後世則漢賈晁唐魏陸
庶幾乎什一近之抑或資不逢世作者託於文以自
名其世則周秦漢魏六代三唐其文則史傳聲詩詞
賦其人則左屈蘇李枚馬班楊曹阮李杜其道則美
斯愛愛斯傳振世之文是曰不朽觀于人文以論其
世文在茲乎有宋諸儒削雕爲朴猶之大圭大輅質
有其文故世喪道則道爲齟齬道喪世則世爲唐肆
世道交喪則文爲虛車以此言文文之稅也 高皇

帝嚳文學藝括並興其一出奇其一務博律以經世則其優爲爰及 孝宗名家間作孰爲嚆矢北地先鳴儀封家藏庶幾具體非其至者也 世宗立十年所大司空起家萬安始令婺源則先正故里綠文學飾吏治迄今猶聞絃歌既入蘭臺典司禮樂遂持功令蒞閩海吾道於是乎南歷御史中丞都海岱而監齊魯入爲少宰佐天官會大治漕河 上命少宰衡以大司空受事平成底績 穆宗召入爲部尚書昔在治河金吾緹騎箠相及察堅瑕覘矢得乘遽以聞太上獨秉明威莫不震懼大司空皇皇在事百工受

大函集

卷之二十六

十四

成條上便宜如指諸掌入掌邦土將作未及息肩外戚中官席尚方以撓典守即爭臣以水投石如不入何大司空惟自獻爲孳孳如石投水讜言入告率虛已聽之夫豈量而後入哉其諸不戒而孚者也在曹在部諸疏則先後授之梓人大宗伯及先生門業已序矣先生有子光祿集先生詩八卷文十二卷版而傳之陳婺源爲光祿門人領剗之役則以先生於民社爲舊令尹于師門爲王父師司馬故侍先生同朝相與莫逆惟茲文事爲政司馬宜於是乎有言昔在分曹余嘗奉先生之教當世作者代起無若三家

濟南江左新都並駕而方北地老夫故冒濟南江左
乃今幸得新都余避席而言先生過矣三人者族工
耳何敢望工師彼將有事清廟明堂左右繩引大者
爲梁爲棟次者爲榱爲桷爲椽題下者爲城爲平高
者爲極族工擺指退矣焉能爲有無吾見其爲雕鏤
爲刻畫吾見其爲丹堊爲綺䟽此大匠之緒餘居肆
者之臣虜也故經世者謨謨明者壹粟于道也名家
者技技精則進於道矣而不耐不單吾黨方以經世
蘄先生非直名家而已乃今卒業不渝平生之言則
其所對揚本之以禹益之心思濟之以賈生陸相之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十五

典要則其所著論本之以宋儒之心得時出之以炎
漢皇唐之弘詞以此經世則如羊角如扶搖以此名
家則如于喁爲衆竅吾黨直以股鳴以脰鳴以翼鳴
者耳惡能競金和而赴玉節乎哉是役也縣大夫倡
之發人士羣然應之詩有甘棠歌有袞衣章甫皆是
物也已焉哉先生之骨朽矣幸而不俱朽者存後死
者有感于斯文九原其可作也

少室山房四藁序

王者有事名山大川公五嶽而侯四瀆有目者之所
周覽有趾者之所周游則亦亭亭乎高洋洋乎大矣

乃若環齊州爲裨海環裨海爲瀛海吞嶽瀆者千百億于其中即離朱不能窮章亥不能步其殆無量已乎昔濟南先五子鳴江左猶然自下濟南非先秦兩漢不讀江左無所不窺一務研精一務博洽蓋遊爲桓文矣余則以善爲濟南也者不必得一江左善爲江左也者不必失一濟南故推賢唯峨帽而自比于滄海其言出於江左則亦由中始不佞以臆言之孰爲兩大盖高者有畛大者無涯元瑞未及見濟南故嘗經其畛矣其嚮往江左直以爲百谷王江左之言曰自北地不貴多聞率屏載籍斯人寧賈吾勇殆且

先登余嘗程材於作者之林未可遽數推乎吾前齊得什二輓乎吾後其一足當越君子六千天假吾年吾願爲多財宰余遇元瑞東省方舟而入婁江少室山房初藁成長公序矣中道併出續藁屬余序之兩家之言不約而合諸賢豪目攝元瑞胡然僥得兩家後七年胥命嚴瀨乃更出別藁是爲詩數內外編既屬序長公且屬余序余益多元瑞語具序中其年喪長公滄海劫矣元瑞西入白榆社相視靈襟既復出筆叢十編命曰餘藁應麟無所涉世第作一蠹魚老萬卷中瑾而不僵此其沫也余受而卒業其該博視

詩數有加蓋自十三經二十一史三墳二酉四部九
流以及百家莫不囊括刀解復屬余序余在不辭既
又曰往聞之長公獨與司馬竝建旗鼓茲惟司馬爲
政猶幸及于寵靈願奉盟言以冠四葉始余執業蓋
與濟南同功比歲一周迄秦漢以上止矣濟南高自
視嘗以其私語余彼其無饜爲目不爲腹藉令果然
望矣曾一嚮之未嘗吾弗旨也不佞唯唯及四部葉
出蓋暗日月而蔑衆星即含譽終肩代明又惡能左
江左大哉孔子博學無所成名蓋自生民以來未之
有也楚鄭而下代有其人或博而無徵或徵而不作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七

西京或博異物或博陳言迄于通志通考諸編亦博
于博近則成都博而不核弇山核而不精必求博而
核核而精宜莫如元瑞當之則千古自廢其諸搏扶
搖而契溟滓者邪其取材也無非材其取法也無非
法能闢能闢能玄能黃能晔肝能萌芽能儵忽能混
沌能雕能朴能純能常能正能竒能變能合能王能
伯能俠能儒左右無不有無不宜有之似之固其所
也余齒始彊而目有青蓋廢書餘二十年夙嗜三車
不一寓目竊惟天地一指也須彌一芥也默存而已
疇能進三大千善財得法文殊蓋躬歷之矣是則元

瑞之優爲也余何有焉元瑞避席曰余小子因中書
淫重以善病不嬉游不燕飲以爲常乃今橐不載書
之不問藥飲可盡斗酒游可盡宿春蓋託諸漫衍無
家思息趺于逍遙之國視四葉猶芻狗寧復藉之自
昧乎余灑然異之此至道之歸也語曰所過者化所
存者神過無方故化無方存無體故神無體第令過
不越跬步存不入窈冥化窒神馳于道何有強名曰
道弇山今始得之信如元瑞言蓋亦觀其竅妙矣余
無以脩元瑞元瑞惡用余言

鷺林內外編序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十八

夫江以西故多善鳴者近在嘉靖鄒文莊以論道鳴
羣而和之大宗伯大司馬太史太常其選也 今上
嗣歷鄒爾瞻以建言鳴諤諤同聲六君子其選也兩
家各以鐘呂自饗而瓦缶游夏之詞顧論道非辭不
明建言非辭不達辭畢用也無寧以瑟廢竽乃今則
竅穴以脩古鳴其曹蓋三歎已初竅穴執博士業竽
萃古昔先王以彼其材雄視當世蓋成於性縱於天
得之方外之遊異人之遇既自公車應制坐拘格不
收主爵族視之授陽夏令日禺中且吏事窮日之力
抱机繡書有詠必高有作必偉寓內喁喁嚮往不啻

鳳之下麟之游先是北面太原因質瑯邪請益瑯邪
有味乎其雋永一染指而屬餒則以賦儼江湘文儼
左莊秦漢古體近體縱橫六代出入三唐或合或離
若滅若沒旦暮千古出以天倪即起鍾期其言不易
褊夫家食浸久自絕大方之家窾六紹介而南拔筴
申請昔者吾友亟稱歷下函中臨臯代興文在茲矣
褐夫耳視又惡能贊一辭第窾六新篇源源而出抑
或瑯邪不逮吾猶幸得縱觀富有日新目不及瞬非
降材殊也其氣則然揚子有言氣猶水也言浮物也
昔之論文者玉氣吾竊疑其不然文由心生尚安事

太函集

卷之三十六

十九

氣既以心爲精舍神君之氣輔之役群動宰百爲則
氣之官殆非人力觀之歆器觸類可通虛則歆滿則
覆惟中正者得之此純氣之守也叱咤者其氣暴號
噉者其氣冲柔曼者氣濡彊梁者氣溢殆非魁桀果
敢之列惟直養壯哉氣壯則神凝神凝則機審相因
馴致理有固然木雞之走敵也虛憍不恃故壯丈人
之承蜩也用志不分故凝輪扁之斲輪也不疾不徐
故審且也山澤通氣而後天地合天氣下降地氣上
騰而後萬物生大塊噫氣而後羣籟鳴將在行間一
鼓作氣而後三軍奮善用壯者蚩尤氏爲之折首防

風氏爲之陳尸夾谷爲之兵夷汾陽爲之退虜其虜
氣也正其役氣也壹軌于中行用罔者反之則共工
楚霸之所憑陵也瑯邪卒業厥有成言予觀上政府
二書窵詩五十首頌銘諸體論著諸篇直將睥睨六
虛磅礴四極發揚蹈厲摧泰岱而躡昆侖孰爲隆施
氣其韜也浸假斯文未喪猶得寓目于瑯邪殆將無
不然無不可矣莊生善御氣其言曰氣也者虛以待
物者也唯道集虛是謂玄牝是謂天地根是謂氣母
以此論道足以塞兩間以此建言足以輕五鼎以此
脩辭足以泣鬼神窵數妙入溟濔出鴻濛惟所用之

太函集

卷之三十六

二十

耳此至人之道窵六故有異聞藉令廬陵臨川南豐
鼎立具在吾懼其未之辨也褐天老矣無能曳長裾
而客大梁陽夏則今之文園顧安得枚叟耳

左傳節文注略引

十三經故有注春秋居其二三三者以傳當經自左氏
始注左氏者以什數杜氏林氏特聞昔稱丘明素臣
二氏則其掌故也不佞經術蹇淺第求之離合之間
苟有概于中惡用勦說駁諸剗剔廢諸注而筆削之
或者核其不然毋示人以太樸浸假渾沌氏爲政窵
窵以觀即不佞未始有成心未之或改竊嘗評品左

氏挾之都市中元美眩篋見之耳語敬美其取材也
富其取法也精是足賅矣爰及斑白節文出焉徒屬
厭于割烹視醴薦則已儉是則小儒曲伎將見距于
大方之家周國雍守天官郎誦法左氏心視莫逆應
以同聲復節杜林之業以足之綱紀具在蓋約而達
廉而該譚者之善物也夫傳以翼經注以翼傳三而
廢一是我之闕也夫國雍爲之彌縫其益弘多矣經
猶鵬之翼也吾不知其脩傳其六翮乎注則傳之毛
矣毛羽未具疇能天蜚傳注何可廢也抑或秋毫必
察吹一毳而翔九天羽翼不存毛將安傳燧人氏殆
國雍也

太函集

卷之三六

二五

張太史贈言小序

故太史公新都產也居大梁顧命大司成新都而父
毋國其地四塞卜世蕃滋中原四達之區興亡在德
第慎所處耳乃大司成都文學侍從師南北成均即
進奉常典學如故有懷故土歲星再周茲奉簡書太
毋坐稽溽暑于時取道州里省視丘廬郡縣大夫或
接輿或負弩鄉大夫郊勞凡十餘曹都人士堵觀如

羽族之覽鳳德遂登白岳謁玄君祝休明介聖善
效村社迓鼓諸同聲者在相與歌儷之

二游草序

明興經術爲政故左聲詩 孝武以來駸駸右矣嘉
隆則東南蔚起風雅在焉浙江爲百谷王蓋人文數
也顧希聲間作卒以經術先鳴往余與元美同朝始
得舜舉舜舉朝太僕而夕司馬不啻壇坫之奉桓文
與之言詩悉中肯綮叩其所自得恂恂若不耐言異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三

日者賈勇先登必其人也及余以寧親得請舜舉守
在蘭臺適金吾小有言謫邊邑尉浮沉郎署亦越十
年邇進藩臬下大夫南出粵北入晉出則操功令都
儒宗入則治軍興備邊境周游幾五千里稱詩幾五
千言猶之龍章鳳儀得鱗羽可概見乃今元美已矣
余亦絕境外交舜舉自閩致書兼二游草猥云索居
久矣願受繩墨之言其時則分部福寧余故治兵地
也聞島夷將大舉先聲薄閩舜舉坐而籌之殆將賦
詩卻敵居有頃行邊使者出山西舜舉乃從量移得
代行矣余聞之古昔詩窮而工又嘗聞之先聖先師

詩可以怨夫風雅之變類多隱約之思當其放逐流離苑積而颺發猶之雷伏而奮蟻屈而伸不斲工而工則鬱上者之爲也不得不耐無怨已怨則憤故多溢怒之辭懷沙之忠履霜之孝至今誦之要其歸則憤矣舜舉自南宮見坐隸邊鄙旅市朝即南海山西退然從大夫後不可謂不窮矣及其登高而賦結客而吟高則羅浮太行廣則河汾滄海莫不本之以溫厚出之以和平取材於六代三唐取法於濟南江左時而慷慨時而春容颯颯乎治世之音怨于何有閔草雖未及見始將探赤水而得玄珠是行也卻而不

大函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

圓通懺引

蓋聞心生法生心滅罪滅滅罪悉由懺悔明心馴致圓通夫罪根于無明延于無始蓋藏則日長呈露則日消要之罪性本空法輪常轉心無拘礙法亦坐忘此入室之應門當門之中闕也懺法肇于天監普利衆生尚矣第稱名割裂果報煩苛琬琰足徵瑕瑜不掩至於水懺又其波流若彌陀若華嚴若金光明若

千佛大率轉經皈命求佛消除各指所之莫爲適主
維圓通懺演楞嚴經混合剎塵圓融宇宙近取六根
六塵六識是爲十八界加之七大摠爲二十五圓通
由化身而顯法身從俗諦而歸聖諦以聞而入則觀
自在先登即相爲空則憍陳那首舉心心鏡智聖聖
燈光學人膜拜揚聲默存作觀由是一真無間萬始
同宗諸相皆非諸漏俱盡是爲佛頂其何以加誨公
負杖度門揚舲覺海佩二宗之心印屏三藏之言筌
既而胥命園林互爲龍象聞言莫逆刻日竟成爰命
良工布之大衆竊惟二時功課較若同聲哀益名言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率由名德第多岐則眩取節則支雖云殊塗同歸猶
之百川四海其在初學難與達觀誠能夙夜于茲課
五而功什矣

白社尋盟小引

往同社祖宰公於嚴陵不佞爲長茲由廣文進國子
博士乃復胥命嚴陵執手江干悲不勝喜宰公視蓬
累猶駕也不待百勝而肥彼其憔悴江潭一何褊也
浸假宰公得意不失一尚書郎乃今在泮在雍壹以
文學爲吏治其官左矣天顧右之以文誠有味乎道
腴安事芻豢肥可也肥可也余年力衰矣即二三作

者亦近崦嵫宰公未及禺中厥有官守重以龍蛇自
任儻然不入于心勗哉茲行文在茲矣昔人以市朝
爲大隱宰公其托之陸沈乎瀕行則奏一卷以當雷
文願僕夫佩之以呵不若時同行者爲吾弟仲淹劉
生子矜自婺至者爲方山人翁恬胡孝廉元瑞盖五
人也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坐于今自婺至者爲方山人翁恬胡孝廉元瑞盖五
文願贈夫佩之以呵不若時同行者爲吾弟仲淹劉
爲大隱宰公其托之陸沈乎瀕行則奏一卷以當雷
封歎然不入于心勗哉茲行文在茲矣昔人以市朝
昔亦近崦嵫宰公未及禺中厥有官守重以龍蛇自

太函集卷之二十七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十首

江山人傳

余觀作者之汗隆一稟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緣世屢
遷譬之昃日卒於不振 明興驅左袵而反之正莠
士奮起依憑出日之光軼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
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產而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
其疆弱有差則疆域使然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
浮由古以來文獻足述顧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一

世其言不軌於先民善乎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
之材使閑輿衛皆上乘也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
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壹意脩辭嘗讀史慕太史遷
爲人作而嘆曰丈夫不能周游四方友天下之士徒
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爲遼東豕邪於是操舟東游
登禹穴入浙觀海潮浮于五湖問鹽閭春申故址遂
杖馬箠之秣陵朝故都焉入郢聽歌郢中望高唐汎
雲夢而下其游知交傾東南之美矣比還郡郡中諸
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驩山人挾一騶奴篋書而出過
故人厚善者輒祛篋發筴喜人彈射其文猶能推轂

後生務章人之善士以此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即
家人治生業紛糾萬端不爲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
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
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人具藁若干卷請曰自民
鑿號郡中而多士響應願揭旗鼓徧示之山人謝曰
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藏之名山示知已者世儒
紛紛務懸書以侘海內何爲哉矧徒誦法古昔自託
於無能之辭奈何得當諸君子惡用暴已之短邪客
退語人曰江叔子猶務深藏彼握燕石而冒玉名徒
豪舉耳汪道昆曰山人善聲詩尤長於古體夫詩書
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
推尊杜陵不啻日月余竊疑之或謂建安起靡麗之
習而陵遲于梁陳唐自陳伯玉以下起而一洗之開
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卑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
爲朴而體益卑卑猶之秦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
缶鳴鳴爲秦聲猥云可與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
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有侯於杜陵及爲古詩且
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過也若山人之長言大都
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豐也不衰千載而下吾郡有
山人矣山人質行較著往往可書顧余材薄無能爲

後山人方以論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饒母完節傳

饒母者舉人饒一蘭母也饒氏家豫章郡徙襄陽襄陽父老沈寬善視饒處士以女歸之即母也母歸則舅姑皆歿母獨左右處士起家無何處士病母宵衣侍臥起旬月不衰及處士亡家大困里媪謂母若必待孺子而大其門是待河清而飲者也寧飲盜泉而活寧渴死邪母勃然曰未亡人所可從頌而死者獨孤子在蔑其孤饒氏將不祀吾安得死所乎無慮吾子才不才吾盡吾心耳遂閉戶絕里媪一蘭始就外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三

傳往往從羣兒博者游毋泣下詎曰而不天而將何怙而懟而毋將不爲而翁地耶一蘭肉袒謝罪乃罷之及一蘭授經一切皆倚辦母母愈益攻苦冬不擁爐夜不舉燭務自減損以益一蘭其後二十年一蘭舉鄉試中式博士諸生上饒母狀有司表其閭曰完節云襄大夫曰古者公宮之教後世無聞然則女德之有合于人倫蓋天性也妻道視臣道等耳世儒操本業以于仕即有緩急朝受命而夕倍之饒母從一而代有終斯古今所難矣猥職在化俗故得爲饒母立傳焉

孝感傳

汪伯子曰自古砥行叙倫之士其夷險較異而令名歸焉世儒薄於躬行率高視深詆即有奇節猶云不軌于中庸使人憚其繁苛蜷局不進此操文墨者之害也敬夫出程氏江處士不宜子襁而子之敬夫幼以孝謹幸長白處士曰鄉俗離親戚務轉轂四方欽願學賈市中旦暮可備甘毳足矣會母方氏病甚敬夫露禱泣曰母有不諱欽若季且不活即毋活欽死賢於生乃刲左股羞母母甘之無何病間敬夫夢異人語曰而毋籍當死以而故進而毋二十有七載且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四

昌而後蓋自丙戌迄壬子毋以天年終敬夫舉子五人長良知補博士弟子人謂神授之符較然不爽非知縣大夫聞敬夫狀召敬夫敬夫謝曰欽母死願置歛勿問縣大夫歛容禮遣之嗟乎由古以來苦刲股療親者不更僕可數敬夫爲人後者耳毋之自出有季在敬夫顧以身徇毋則天性使然哉賢矣賢矣敬夫惟少文不喜立名譽余恐緩頰且議其後曰不虧其體謂孝敬夫病諸斯鷲吏之城旦晝耳余將滅好事者之口故爲之立傳不辭焉

台州平夷傳

比年島夷犯東南自台州始 上用督撫議特命戚
叅將繼光分部台州而以唐僉事堯臣兼兵巡事爾
人雅以才相重盡平生驪威將軍嘗備胡習西北兵
事則以江南多沮澤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陳與西北
同何以戰乃爲鴛鴦陣陣十有二人隊長前次夾盾
次夾枝兵次回人夾矛次夾短兵樵蘇居後其節短
其分數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爲用乃以義烏
令趙大河所募縣良家子三千人服習之唐公爲監
務布恩信作士氣公與將軍畫便宜事繕亭障謹烽
火稽尺籍毋失伍除戎器具舟師居無何水陸皆有

大函集

卷之二十七

五

備辛酉島夷大至至則南下亡敢近台州乃爲三軍
軍松門以待夏四月辛亥寧海告急將軍且行公曰
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兵耳兵出虜乘虛
而入將奈何將軍業已留一軍軍海門居中爲應兵
旣出賊果大來壬子登桃渚癸丑登新河甲寅登坵
頭境內騷動公自將留海門者宣言曰賊薄新河慄
甚不亟擊將爲戚將軍妻子憂乙卯趨新河大破賊
城下餘黨夜遁明日及之温嶺又破之而寧海賊以
戚將軍且來悉遁去將軍聞警引兵還公使人告將
軍僕卒而破賊保新河完獨他部登桃渚逼台州去

我兵遠難與爭利此將軍之資也丙辰昧旦將軍自
桐巖趨台州會日中兵行七十里不得食守吏方戒
城守毋納諸將兵爭門而鬻賊且近將軍後至佯
怒曰若等反邪賊薄城下若等呵守者爭入城即守
者以狀聞無死所矣軍中語曰守者謂乃公快邪亟
須滅賊而後會食鼓行而進遇賊花街一賊左拔矛
右挾刃嘗我軍壯士朱珪短兵擊之折其矛再擊折
刃斬其首賊大潰張翼而逐之北殺數十百人又逐
之瓜陵江皆自沉死諸亡命入海則舟師邀擊之丁
巳戊午比日俘馘以聞亡得脫已未圻頭賊焚舟起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六

擁衆趨台州將軍乃簡銳師以千五百人往公誓師
曰若等往往用衆勝乃今用寡願與若等約者三毋
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者連擊賊
無留行後伍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五百予前驅者
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餘無所與既破賊所獲輜
重徧賜軍中賊未破爭取財者罪死軍中立一白幟
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悉放還毋爲賊樹黨也五月
庚申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
由間道遁仙居將軍度賊出白水洋且七十里我兵
出大道五十里而近乃引兵伏上峯山待賊過半起

而覆諸山下立白幟散脅從數百人賊匍匐登重山
據險距我妻子和帥諸壯士斬關上賊殊死走白水
洋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賊爭自贖提金橐嚮我兵
我兵環而守之攻益急遂盡焚死辛亥楚門寇至遣
一部將破之洋坑餘寇襲之長吊海洋皆不免癸丑
舟師敗賊仰月沙賊匿懸山旣又走大藤嶺會通判
吳成器部兵至願得一當賊鋒將軍分遣部將先後
之吳躍馬馳賊賊輕吳軍一持矛者從吳矛及馬腹
吳引弓射殺賊兵合乃悉斬之丙子賊自寧海道者
登長沙連二千衆隘頑孤懸長沙外斷援兵將軍陰

太函集

卷之三十七

七

戒騎士李成立發松門兵守隘頑浮海以往至則登
山舉火吾可無憂公入軍中召諸部將授以禦大敵
方略且令諸部將納書軍正毋二心丁丑次鐵場兩
甚兵不得幕將軍自撤其蓋巡行勞之戊寅鷄三號
引兵薄賊所將軍以正兵鼓譟進先遣奇兵出賊後
焚其舟賊敗爭赴舟舟盡焚其半伏誅其半蹈海歿
將軍戒毋妄殺釋係累者千人公初聞將軍舍鐵場
中夜雨益甚公不寐露禱曰夫人勞苦而功高即有
不永願以未盡之年益之毋降之罰及將軍告捷公
恸天咲曰戚將軍活人多永矣無用子年爲也請歸

平年是日賊出掠者三百人聞其黨已盡潛入海舟
師敗之洋岐壬午又敗之鹿星海癸未敗之滿山賊
遂絕自乙卯迄于癸未挾日者三捷者九計斬首七
百鹵復器仗三千二百四十有三部中悉定汪道昆
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高皇帝法則必以監司
監之此所謂文武竝用長久之道也彼以詩禮發家
徒持文墨議論藉令尸祝治庖章甫適越如將何唐
公具文武才擅當世之譽顧與戚將軍莫逆推轂之
將軍之功於是乎蒸蒸起矣卒使威加海外吳越始
得息肩唐公力也明年壬戌唐公遂有人言嗟乎功
高不賞則人言從之今之待有功者固如此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八

星子簿許朝儀傳

簿有許朝儀者昌化晶川里人名珽朝儀少子九年
而孤大母畜朝儀長之使授詩博士督學使者行縣
太奇朝儀笑曰邑三戶安得許家兒輒授廩食比如
有司數不合中年貢入太常嘉靖初授星子簿朝儀
獨與季子往未脫裝居浹旬上書所部乞骸骨部使
者謂簿彊而才不許朝儀歎曰吾寧草澤無寧求飽
樊中凡三上所部卒以禮歸之里故負郭而居朝儀
足跡不入縣市縣令舉鄉飲酒禮虛西北席延朝儀

朝儀固謝不往縣令急朝儀帥博士諸生固請往朝儀僅一往焉自是縣官至必過朝儀問民所疾苦朝儀則以民不便者宜莫如解京以是蕞爾與諸鉅邑同征民不堪命久矣罷之便於是縣官上其議罷昌化毋解京諸父老德朝儀至今誦之不絕初朝儀父事兄五人分產唯命比歸老朝儀獨貧二子從容問曰大父遺業宜諸父鈞何至今日朝儀叱曰若能讀父書足矣毋問產矣朝儀即生事僅僅顧獨務振門內之窮供億寡嫂李沒身不衰諸弟欽諸孫深無以爲家爲之給衣鋪畢婚娶無所恡伯子應元稍長遣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九

之受業諸名家時仁和傳諫議慈谿袁相國皆守明經人未之竒也朝儀執贄而見伯子伯子皆師之退語伯子曰汝師貴人毋以今日故事師不謹及兩人貴則又皆謂朝儀知人嘉靖甲寅朝儀乃捐館舍蓋春秋八十五矣其後十年伯子授休寧博士今主教桂陽云汪子曰世或有據高位都公卿一旦脫屣去之則人人以爲竒節簿卑官耳燕雀之集灌木豈以一羽爲衆寡哉然世或以立談而得公卿故其去之也易彼以窮經而迄白首猶之九仞而始及泉曾不一畝而行其無快快者幾希矣梅福陶潛至今取重

尊儀其二子之徒與

陳宜人傳

陳宜人者陳瑞州有谷宜人也宜人爲南城博士金龍女以瑞州貴故得稱宜人 今上元年瑞州舉鄉試其後拜歸德州太守量移巴州已而復補歸州終同知瑞州府事所至州郡皆稱廉吏語在縣志及江司空曉蔡司馬汝楠志載中初瑞州從縣博士受春秋瑞州父鰲守遂昌博士宜人歸陳爲長婦事瑞州母及王母盡其驩居數年瑞州諸弟諸女弟以次婚嫁宜人贊瑞州經費無不當母心海陽故無郭會有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警縣博士囊公帑三百寄瑞州所舍中火瑞州蹌踉奉母出走宜人無問私蓄獨完公帑內井中瑞州省舅南城歸而面母母方坐詘乏輒目宜人舉而翁遺金進之及瑞州與計借父自遂昌遷沁水且又瑞州將奉父歸與母偕老柰何以升斗故老吾翁數千里外哉宜人敬諾於是養生送死無預諸子舍一切倚辦宜人鄉人率以孝友多瑞州則宜人力也及瑞州領歸德宜人從日鍵門守舍中內外言不踰閩州豪當坐法輦千金伺舍傷久之守愈益嚴卒不得入及瑞州當徙蜀無以爲資宜人脫簪珥僦舟車無所恡

保母諷曰宜人助君侯庶甚喜乃今竟移官去庶何效哉蜀饒願宜人爲行資計耳不聽其後歷二州一郡一如從歸德時及瑞州病免歸家徒四壁廩有地一方近市人瑞州遂鬻地市人將以備喪具病甚不能操刀筆宜人執瑞州手券乃成保母泣曰傷哉貧也宜人獨不憶疇昔之言乎奈何至此極也瑞州命弟叔子子筌爲後禮成而終宜人爲瑞州卜兆楓林兆吉市僧皆側目有違言宜人命筌訟有司乃始得葬既葬則揮施篋筭空矣獨瑞州朝衣朝冠在歲時設正寢從嗣子哭之保母頓足曰嗟乎君侯無尺寸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之遺徒以空名子嗣子幸哉嗣子能子無二心即宜人納疇昔之言惡在其不能爲嗣子地也無何筌逆婦舉子男二人宜人拊婦及孫不啻己之自出及筌受博士易家愈貧即饘粥不厭宜人由由意得保母問之故宜人仰天嘆曰吾夫子無子而子未亡人無婦而有婦無孫而有孫天未嘗絕庶者後於吾夫子足矣壬戌宜人以天年終蓋後瑞州者十六年年八十二汪伯子口聖人有言水流濕火就燥故咬咬者詘納汗者羸物理然也吾鄉多素封即儻丈夫猶然以此相侔何論女德乃若瑞州以獨行顯宜人

蓋與之齊彼其笑宜人所爲虛名何益何自苦者此
要以爽鳩氏之樂齊君不能以千駟保之而首陽餓
人其骨至于今不朽也宜人從瑞州地下蓋辨此哉
余未習瑞州瑞州弟叔子習余而嗣子峯與余弟仲
子習

孝廉將軍傳

故戚將軍景通字世顯以孝廉著其先定遠人高
皇帝初百戶詳從西略地以戰死子斌受職有開國
功斌生珪珪生諫諫生宣世襲登州衛指揮僉事宣
無嗣有弟曰寧則將軍父也將軍生六年貌焉孤矣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二

毋閏年二十四稱未亡人將軍頌美類梓潼既壯長
幹脩髯類關壯繆宣卒將軍當世其官始奉檄歸拜
毋堂下毋泣曰未亡人忍須臾毋死毋蔑爾父丞嘗
不自意席故資爾有今日爾唯夙夜無忝勉之將軍
唯唯 武宗即位將軍部戊卒踐更京師居常席地

讀書當暑不輟時同官王梁爲部長數移訟謀將以
佐客資將軍卻之卒不受陳諫議鼎於將軍爲婚姻
通梁意將軍謝曰士方裹足出門志在千里不跬步
而失足即咫尺能乎中貴人劉瑾有逆謀結納豪傑
陰遣人遺將軍席帽約曰某日難作者此者爲劉將

軍佯應之旦日為詩冠道去將率六郡良家子以赴不測瑾敗乃還 武宗召見方士鍾生百歲人也善將軍授六壬遊都之術會青州賊李琪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弗克將軍將數十騎微得琪與姦民出入狀跡琪夜至伏起姦民舍旁遂禽琪其黨悉下頃之劉賊起河北橫行山東將軍受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毋元日遂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以賊衆我寡柰何當賊鋒將軍笑曰彼卒遇我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避難陳以待賊前驅卻遂奔比人鄒登陴誓衆嚴守備城門啓閉如常

一日帥輕騎過孟子莊賊大至將軍以遊都占之吉列陳如前邀賊遊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內完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籍衆皆掩鼻不欲近將軍譙責曰偉哉國士其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之同游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數從騎士過沮澤中率將軍先下於是騎得休其餘力過賊輒有功既釋兵則以軍政掌印名實日起行部者舉孝廉以聞無何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祛積襲卻羨餘比輸太倉不中計太倉故有鬻壽之弊客以告將軍將軍作色曰景通自結髮事君壹以勿欺為務吾寧受

簿責毋寧白欺尋對簿度支罪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閱將軍以廉抵罪懷贏金三百將覬之憚將軍屬王從事春爲介紹春曰極知不欲彼贏金耳公何辭將軍笑曰吾以勿欺受罪願納贏金欺甚矣其後當事者曰將軍無罪復其官京師人咸勲以總督備倭至嘗欲引將軍爲同姓倚重之將軍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勲府即欲自附 願書之謂何勲謙之然卒未有以中也 今上八年將軍拜總督備倭之命會有司上母閻氏貞節狀 詔表其閭九年陞山東都司僉書十二年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父未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四

底績屬將軍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故設僉書一人部署匈奴內附者蔡指揮以賄干進將軍乃言安榮後竟補榮奉百金爲壽將軍目攝榮曰吾薦賢故薦君君以此相加則吾薦者非也榮慙而退蒼頭戚漢以警敏幸使之應門罪吏囊三百金抵漢漢言之將軍將軍怒曰狐裘羔袖人其謂何輒持杖追擊漢將及之庭吏伏庭下謁曰庭也乃還十四年奉詔坐神機營則毋先自大寧歸矣居有頃上書請歸養終毋餘年 詔從之仍支俸山東以便奉給將軍白首于舍事毋愈嚴每上食率諸子女弄辨毋前即

不當毋心蒲伏受罪毋有疾夜叩北辰請以身當之
比居喪即少連不啻也斑白始有子操之嚴初長君
綦履過庭將軍大詬曰童子何知何爲綦履綦履必
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饜
卒伍以自封難爲後矣既而知其外氏所遺毋所命
也卒裂其綦履廢勿著乃罷之居第垂二百年始改
作命工爲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語長君公子將門
請益綺疏十二戶長君以爲請將軍叱曰吾幸有先
世之敝廬足以奉宗祏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爾其猶
聚族於斯不然此且不保四戶足矣居常斷斷取子

大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五

不問家鄉人私語曰孝廉孝廉何以遺後世將軍聞
此語也呼長君問曰繼光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
憾者乎顧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富盛矣長君頓首
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盜焉季年童策備胡
累數百牘書未奏且有所待之其後趣長君受職京
師設祖郊外執長君手申命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
之長君躍然起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諸賓客皆諤
諤不知所云及長君留滯司馬門念之甚無何病作
呼長君不絕口如有所欲言病既革猶問吾所上備
胡封事 上納之乎其未耶既 舍人蕭昇納楮幣

襲中將軍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冥司必不索我錢悉出之乃瞑家徒四壁臥內僅一木榻猶不能存傷哉廉也將軍聰明正直往往通於神明少乘舟涉楊子江昏夜風大作將軍聞呼趣起起視檣端隱隱有光乃大呼同舟亟走登岸不旋踵而舟沉矣旦日同舟皆叩巫者巫者告曰公等二十餘曹幾葬魚腹賴孝廉將軍在乃得全將軍雅不喜言鬼神辯之力巫宣言曰毋多言吾爾曾大父珪也於是歷詰曾大父軼事巫言之詳且曰後二十年公等復會曾孫於此及任江南把總卒如其言嘗提兵過萊山其上祠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六

秦始皇所封日主未及一舍聞異香故鄰姬周氏伏謁馬前請牒從事自言姬子病禱于祠病已陳牲二筮將以爲報夜夢神謂姬詰朝有孝廉將軍至願持此以餉鴈行故敢逆軍吏耳師事卑將軍勒石紀之魯橋故有異人言禍福皆驗下帷而通賓客母敢窺其中將軍自通姓名褰帷而入異人據槁木衣褐衣起相勞曰將軍端人老夫無所隱耳嘗省將軍都市將軍方以母病爲憂異人請往覘之還報無恙問息子則曰此非吾所敢知明年朝會茅山當爲公察早晚矣如期復至賀將軍公有丈夫子二人第遲遲耳後

此十三年戊子閏十月朔冢子始生老夫姓鍾年八
百歲矣願乞冢子爲弟子名曰長壽公毋相忘及舉
長君悉如期日再舉次君繼美後長君者五年長君
歷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第一今任中軍都督坐鎮浙
福江廣諸軍 誥贈父驃騎將軍都指揮使如令甲
汪道昆曰語怪語神聖人懼以此疑後世故不道余
觀威驃騎之竒迹質之黃石赤松之說何疑耶留侯
五世相韓以其身事高祖及不疑傳國僅七無聞驃
騎憑五世之業藏其用以啓後人煌煌乎烈矣語曰
不于其身于其子孫其驃騎謂乎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七

鄭景明先生傳

嘉靖中南海湛公安福鄒公吉水羅公太平周公並
以講學著新安鄭景明與焉景明歙人世家貞白里
名燭其父長者豪舉往往齟齬之比舉景明則丈夫
子也始就外傳同舍兒彊識過景明景明長跼受書
必成誦乃起即羣兒以狎侮至景明正容受之豪舉
心憚景明戒勿犯始受經術萃上務力行某子甲以
非禮豔景明景明固謝竟踰垣去有頃補郡諸生蓋
遂遂儒者矣里中間左求脫籍得請有司景明宣言
曰里族率以世類爲差卑則後下則僕無相踰越即

自便柰何廢 高皇帝藉紛更之爲乃詣所部陳言
事竟寢人謂景明遠邈儒者即彊有力何加焉會湛
公鄒公周游江南景明北面問道兩公推轂諸弟子
必先景明其後受知羅周公周公相與莫逆道益進士
益附景明於是景明結邑中士若干人爲時會既又
結郡中士若干人爲歲會以爲常景明攝敝衣冠不
矜容色即鹽七持論壹稟于中庸少年短詣聞人景
明不荅既又問景明狀謝不知第徐徐曰論人抑至
此乎公等師其善者足矣及門之士無慮數十百人
歲入悉以奉父母驩其次則膳仲季令就學督學使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八

者逶行縣率以躬行孝弟優禮景明比屬文則又列
其文高寺衡水楊公善論士再試皆首舉景明比景
明應有司凡十二往矣竟不利歲壬子江山趙公校
貢士得景明嘆曰嗟乎此青雲士也卒崇太學四方
講德之士多依之歸而閉戶者六年獨潛心遺經明
先聖之道屬伯子懋堪季子懋垓補縣博士弟子籍
籍有名景明將以家食終焉故業獨倚辦二子父命
景明趣除吏景明乃行會太宰滁陽胡公少宰江山
毛公皆有道人也知景明授河間府通判主密雲餉
景明嚴出納謝一切羨餘間伍便之吏治日起會上

謁當路當路浮慕景明語曰吾故知君奈何局趣與俗吏伍景明退而自喜獨信其無他旦日趨定長揖不拜當路作色曰不拜者何也對曰公不欲以俗吏視燭比安敢負公當路嘆之量移辰州府主沅州餉景明歎曰吾以一發而蹶俵俵將何之且吾父春秋高幸得歸養客曰君命也且餉等耳即親老彼中有美材可奉大事奈何中道廢之景明至沅州守官如故暇日進學士以身爲師會密雲有後言景明復移官去悉出俸載材木以行無何聞父喪乃大慟已而痛哭曰天乎孤棄朝夕之養輕數千里入官凡以爲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十九

吾父地顧孤未及歸而吾父業已就木謂永訣何旣奔喪哀毀過禮踰年病甚將不勝喪景明執懋竣手泣曰昔人有言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吾生六十六年矣虛而來虛而往何爲乎病革劃隱語懋竣手中食頃而終踰日而斂與語合余聞之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則本實茂矣今公卿大夫率以講學相推引天下靡然鄉風夷考其人大都駕說以干世遂使聞言不信徒以口實病之乃若以文行而責景明何可病也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其桃李謂乎

卻姬傳

余大夫入閩蓋單車往也宜人居豫章病甚大夫父
比部公召保母堂下語曰婦病不能從吾兒千里游
閩方苦兵兒在其誰御朝夕勝人不善事婦兒以故
疏之若語婦第以他姬行毋貽乃翁憂也宜人敬諾
卜熊氏姬習吉姬爲郡文學女以女德聞郡中於是
以采筐迎之姬歸宜人所宜人發使人閩致舅命得
請則以姬行大夫謝曰大人命予置妾輕千金遣之
來何念之深也曰德守官上之不能奉大人驩下之
不能視子疾顛獨從千里受室人其謂我何幸歸熊
氏姬擇可者乃字母問采矣客聞大夫語竊多之佯
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言曰賈豎掖于金列寵人牖下肩相摩矣然猶北走
燕趙南走吳越皇皇然求之即傷父母妻子心勿問
也往大夫居都市宜人獨善視勝人乃今以比部君
命將之有名矣夫夫不納何居大夫笑曰霍驃姚將
門子耳匈奴未滅且忘其家僕嘗讀父書幸而嚮用
乃今方受戎事無尺寸之效獨柰何以羈旅昏邪且
僕有息子庶幾其能嗣親惡用逆女嗟乎韓魏公卻
士人妻捐金三百義士至今誦之由今視昔則大夫
廣矣道昆好奇者也且得習於大夫遂爲之立傳

庖人吳三五者婺浦陽人也以屠爲事善治庖韓長公爲浦陽令喜賓客令置酒召三五爲具數當令意三五時時給事縣中令察三五馴謹不譙讓壬子冬十二月三五從令上計至彭城黃河水不得渡度且失期泗上亭長詔令曰旦日第開水度令信之且甚寒會泗水大至舟半渡水合上流水如矢石下擊破舟徒屬皆號泣爭脫死令棄舟走水上冰解令出沒水中者三令舍人韓祿下索令令執舍人手俱不得濟三五頓足曰公死矣倍公不祥乃赴令令呵止三五毋俱死三五又溺一丈夫臨泗上垂縵下三人引太函集

卷之二十七

三

縵賴不沒舍人大呼曰我公貴人活我公者予百金於是船人崔桐刺船開冰來出三五三五謝曰臣死且不恨亟活我公我公長者也崔桐出令載樓船中次出舍人次出三五三五死矣無何令活令仰天哭曰嗟乎三五從予千里游柰何以余故殺三五哉乃傾橐中金治喪具葬三五彭城西云汪子曰吳三五市井之鄙細人也方其鼓刀以屠錄錄未有奇節及事令不見知一旦急令之危顧傾身爲令死雖烈丈夫何加焉余過浦陽其俗齷齪纖蓄少壯士令獨能得死士則自令賢矣

太函集卷之二十八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九首

汪處士傳

世宗末年處士春秋九十矣有司奉詔令賜爵一級郡大夫以三老之禮禮之古者養老乞言皆有悖史處士高年誦義七甚高余故稱載其爲人以待上之憲老者處士名通保字處全姓汪氏歛巖鎮人也其先由唐模析居巖鎮蓋余同宗云處士始成童以積著居上海侗儻負大節傾賢豪上海人多處士能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一

爭附處士初處士受賈資不踰中人既日益饒附處士者日益衆處士乃就彼中治垣屋部署諸子弟四面開戶以居客至則四面應之戶無留礙處士與諸子弟約居他縣毋操利權出毋錢毋以苦雜良毋短少收子錢毋入竒羨毋以日計取盈於是人人歸市如流旁郡邑皆至居有頃乃大饒里中富人無出處士右者處士善施予務振人之窮舉宗或不能喪則置封域予葬地不能舉火則置田予之租出入遇僵屍則屬傭人瘞之予之直嘉靖中歲大旱太守議發倉處士則以不便于民乃以策干太守饑民自百里

外待命郡中即無留行猶懼無及于死假令坐斃以
待升斗如溝壑何請易粟爲金就而散之四境富民
各輸金以助不足其請以百金先太守用其言民大
稱便既而又就里中設糜粥飯饑人上海亦如里中
中外多所全活吳會洞涇橋壞費百緡新之歸則塌
田由溪各爲橋處士皆出百緡以倡義舉處士嘗夢
三羽人戴舍旦日得繪事與夢符則以爲神事之謹
其後幾中他人毒賴覆毒乃免灾嘗出丹陽車人將
不利處士詒失道既而遇一老父乃覺之處士自謂
幸保餘年莫非神助乃就獅山建三元廟費數千金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二

疏聞 世宗賜額曰顯應凡諸水旱疾苦里人皆造
焉蒙右侵靈山宗祠沒葉村先世墓處士不憚財力
畢復之於是中外皆曰處士好仁義人也島夷入上
海諸子弟大亡其財處士居自如置勿問里人皆來
謁相語曰丈人善自寬此猶馬體拔一毛耳處士笑
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皮且盡何論毛顧彼儻然而
來非吾始願所及今去矣猶然不失故吾吾無憾耳
無何業復起處士居自如入謂處士羸詘不入於心
達人也中外有構幸處士居其間即構者紛紛可立
解徐令居上海繫朱氏子斃獄中朱氏詣 闕下上

書持令急上海諸士大夫三老豪傑爭赴令願爲令
貨朱氏千金乃相與謀必處士來乃解既而處士出
朱氏聽之會令徙官諸士大夫三老豪傑皆散去處
士嘆曰千金易得耳終不以一諾負之處士乃出千
金卒脫令令尋罷處士未嘗以爲言居二年徐奉千
金歸處士朱方場田私閭連千人有司論禍福百端
不相下乃屬處士處士遺咫尺書平之其後出爲臨
河叢睦坊議和悉聽處士中外皆曰處士解紛排難
慷慨有國士風即古人不啻也居常負得意氣喜與諸
俠少游季年猶善博奕務持勝負往往中夜不休諸
太函集

卷之三

三

俠少謂處士非常人殆天授耳乃今處士庶幾百歲
子孫居庭下無慮三十餘曹得全全昌處士之謂也
汪伯子曰莊周所稱榮啓期之屬豈不名高顧山林
枯槁者之爲無所用於世夷門監者自託於節俠卒
之以黃髮而徇然諾儒者猶或非之乃若涉世而不
污多財而好行其德此真處士事也視彼郭劇豪舉
且臣虜之矣何俠邪

查八十傳

查八十傳

野史氏曰古之人不卑小道務有所成名彼操一技
之能必入其室君子蓋有述也查八十名彙休寧北

門人也字廷和龜父珂母劉氏母夢靈龜入卧内遂
有身既而生男會大父華年八十大父喜命曰八十
云大父以賈起家龜從父兄受賈少負意氣務上人
嘗過毘陵倡家龜爲絃歌佐客酒倡引琵琶侘僞目
攝之厲怒祭酒謂倡他日不以此擅場有如酒時壽
州鍾山琵琶最善故管師樂師張六老及老將謝彥
明一時俠少若工師即善彈盡出山下僞奉千金爲
山壽師事山無何盡得山法僞臥起服習日夜不絕
音居頃之過山遠矣山嘆曰郎君吾師也山何敢爲
郎君師於是乃過故倡倡不知也一彈而四座辟易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四

以爲神倡蒲伏下堂涕泣莫敢仰視僞愈益自負事
事務上人當是時滑人李貴善技擊襄陽吳竒善騎
射豫章孫景善蹴踘金陵馬清善簫吳人張大本善
琴皆獨步龜悉從之受業務盡其長客曰夔猶不免
于窮吾懼吾子之力詘矣僞乃緩一切仍專事琵琶
既託賈而游所至人人親僞之吳習祝希哲楊用脩
王履吉唐伯虎文徵仲引爲布衣交之大梁周王使
人召龜龜語使者王能客僞僞來不能需累足逝矣
於是長揖而據客坐盡王驩竇得意以倡幸馭陵王
且盡太原公子得意深自閉絕外交既聞僞名私事

匱窮方結客得意歲出百緡佐容資居七年事龍唯
謹得意請得備箕帚妾幸託終身龜謝曰匱即窮身
顧自有婦卒不可入楚楚愍王遣使操幣逆之蘄
遂留蘄辭使者及愍王弑斬人多之入廣陵大賈李
從堯執贄請業匱笑曰即得富家翁爲弟子龜將鬻
技乎哉嘉靖中江以南競南音廢聲伎匱且老復過
金陵嘗入平康里爲清彈諸美人無知者安氏媼年
七十瞽矣聞之大驚曰此先朝供奉曲也國工張六
老能之客何爲者既而知其匱也起爲按節相視以
爲知音龜還休寧未有子繼室請置妾數以爲言匱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嘆曰天地樂我以能事假我以長年廣我以交游延
我以聲譽於我過矣安能復昌阜我後邪日從諸少
年游鬪黃雀樹花木鄉人王仲房陳達甫亦時時過
之野史氏曰世俗言琵琶夷部樂耳匱獨以此稱絕
技其專壹之效與先民或以萋裨爲美博奕爲賢有
以也昔高漸離易衣而驚坐客視匱詘故倡何異焉
彼以匹夫而距王公藉令事貴主以千進彼且羞爲
之矣吾鄉故多節俠則匱其人乎

汪處士傳

汪處士仲者新安人也梅庄君季年處士生蓋五舉

子矣乃最幸處士爲兒時不好弄學書輒工書父老
奇之語梅庄君曰孺子可教矣藉第令受經必成名
梅庄君不許及長長公仁侍梅庄君側梅庄君曰處
士屬長公曰善視之時長公賈甌括處士乃從長公
游處士善結客醇謹無他客爭願交驩處士即客有
闕失不譙責能下人以故遇客無所失惡少年有侮
處士者叱處士塗中處士蒲伏謝罪客聞之怒相顧
曰豎子易與耳必唾其面大辱之處士固謝客曰人
塗叱仲以仲不長者耳彼何罪仲奈何從客游乃借
客洗仲恥哉客益以多處士正德中中貴人出鎮浙

渡江來括遣吏捕賈人即得輒械繫獄中宣言曰非
贖金百斤不汝活處士亦逮繫諸處士客聞大索賈
人且亡去及處士逮繫客曰處士有急獨奈何亡乃
身左右處士處士頗得脫居無何處士去括奉千金
爲長公壽告長公曰仲自結髮東游垂二十載杖馬
箠趣利千里外直將爲富家翁邪仲一貧士藉貲走
四方駸駸致饒益於仲足矣顧且多病縱自輕柰父
毋何仲從此歸矣長公曰第去吾爲若息之若子即
長授若子於是處士還新安謝賓客築舍舍旁爲便
坐非歲時無受請謁居常喜潔蚤起一蒼頭除舍中

抱机牖下御人扱衽視具親滌器乃進食以爲常即
有不潔輒咎之見后面徒跣者處士嫚罵曰亟去毋
污我傭作自田野來躑足戶外待命諸子弟上謁攝
敝衣冠輒不敢入處士門以故好潔之士多藉口處
士者處士生楠脩處士業往來吳越中楠未有子處
士讓曰而獨不爲宗祀計邪楠乃歸置妾丙午處士
舉滕人子栻時年六十三又七年楠生子望人曰余
觀處士病叟耳往年舉少子今七十尚無恙善黃老
者云大史氏曰汪處士世所謂魁梧丈夫也彼行賈
賤業耳賢者且爭趨之即匹夫富埒萬乘心嚙嚙不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七

休挾金帛出入寇盜風浪中走死地若鶩可勝道哉
布衣之士掉三寸舌取卿相旦夕間泊衰暮曳履天
子門步蹠蹕不進語之去官輒悻悻然色變一何諄
也處士少年俠士乃折節爲儉掉臂歸山中脩道養
壽此其智有過人者人謂處士節俠非邪

沈文楨傳

昔太史公豔貨殖而羞貧貧何足羞也世有慷慨好
奇之士雅不善治生其人雖貧顧個儻知大節即偃
蹇終世吊詭者猶有取焉沈文楨字時幹四明人也
父故豪舉文楨始生而孤大母及母黨皆貴人歲時

苞笥多厚費於是減父之產贖用不饒文楨善事母
盡毋驢事諸女兄如母叔父死無後從兄爲叔父後
亦尋亡文楨與孤子美同居美席二簋尊罄文楨甚
文楨則以兩孤毋相戾也第出遊避之時宗人沈應
奇守中書幼以署書幸文楨嘗受書法工署書乃舍
業爲游資從應奇游 闕下居三年資且盡無所成
名文楨太息曰丈夫不爲名高則爲厚利安能鬱鬱
坐困乎哉遂持毋錢三百緡就錢塘大治酒舍歲千
釀酤市中文楨故酒豪愈益喜客客至或不問酒錢
酤三年毋錢盡乃持百緡具大艘召徒屬出海而漁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八

漁得一鱣百斤餘悉無獲錢又盡則又市魚海上暴
蠶爲蕘貨浙以東其年鮮大饒會兩父監貴什倍鮮
乃敗載之山縣貨叔粟竹木器以歸於是毋錢畢空
坐而家食從子美稍稍折節無違言文楨遇美驩甚
時急美之困居常釣芙蓉江上得魚輒沽酒無問妻
子饗殮文楨有子明臣年少耳醉輒摩明臣頂笑曰
孺子在吾何患貧旦日出漁飲如故歸則閉戶日夜
程督明臣讀書其後明臣籍上有司會文楨病明臣
請留侍卧起幸無行文楨執明臣手泣曰吾家七世
阜昌至而翁始廢業孺子執經術以往庶幾毋墮先

人行矣明發彊明臣就道文楨竟以疾病終明臣數
奇卒棄博士易事詞賦時諸沈畢事詞賦顯者四人
黜侯津庶吉士一貫孝廉九疇而明臣老布衣名籍
籍出三人上知明臣者皆謂文楨有子云汪道昆曰
余善明臣故得聞若翁資行甚具翁故千金子少年
輕富貴若將掇之及其游不得志而歸業酤酤敗業
漁漁敗既而市魚又敗困甚矣卒之以釣爲事而自
託于酒人何拓落也顧猶任放自若其亦自負不羈
者邪至如避怨出游終能以怨爲德蓋長者矣

王仲房傳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九

余家食業已聞王仲房比釋事歸乃益相習王仲房
者吾郡中倣儻人也父賈淮北納高氏姬舉仲房于
淮仲房名實命曰淮孺少年英氣勃勃自負具文武
才時李獻吉居大梁以著作傾當世士而少林諸僧
習兵杖則扁圓最精於是仲房馳一騎謁獻吉大梁
會獻吉留關中不至居大梁一月則之少林扁圓遂
以其術授仲房什得五六及還歛補縣諸生顧獨攻
古文詞不喜舉子業時處士程自邑從獻吉受詩詩
名大起仲房則以自邑由獻吉重其人易高乃約客
賦詩黃山白岳間仲房爲約長郡中善詩者悉多仲

房諸少年且北面之矣太守佗公入郡盖夙知仲房
名將授室仲房遣其二子受業仲房不欲也謝曰毋
在寅未能從公子游於是佗公過仲房於家遺之金
供毋肉帛部使者劉公行縣試諸生詩得仲房乃大
喜引居門下從劉公太平太平守請以郡沒青山田
餉仲房凡數百畝仲房不可終不以諸生困故受他
縣人田乃著別青山賦留舍中竟拂衣去劉公聞之
自喜曰存德奈何從海內得王生將言王生於朝請
得以布衣召用會劉遷去不果聞督學使者黃公合
試七郡諸生則仲房舉首且超格授廩仲房固辭黃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十

公笑曰此何辭他日洪毗上書願得超貢如嘉靖初
法貢且及子會黃遷去又不果聞仲房歎曰人生駒
隙耳柰何以是儻然者受命造化小兒吾將爲采真
之游矣乃求異人冀得不死之藥然卒無驗而其家
益貧海陽令林君急仲房屬邑中富人奉百金爲壽
明日仲房往謝卻其金令私語富人仲房義不受金
爲之置烝嘗之田十畝其後仲房棄諸生籍周游吳
楚聞越名山遠覽冥搜不遺餘力得當意居旬月而
後返不問家所至別縉紳大夫爭致仲房惟恐不覿
而滁陽胡莊庸中靜劉晉初廣陵朱子价晉人喬景

叔齊人馮汝強馮汝言浙人蔡子木徐子與童元功
方禹績蜀人毛元喜相結甚驩仲房獨出入諸沙門
不喜就館穀即不自給務傾身振人之窮中年喜談
禪習內典嘗執弟子禮禮古峯禪師長跪請曰寅往
往遇異人無如師者師將安之師曰吾徧游海內五
岳者三乃今將歷海外五岳而後出世仲房愈益嚮
慕因自號十岳山人云及海上用兵仲房客督府尚
書胡公所諸客率詣事督府仲房以謬謬獨聞督府
多疏節又不納仲房言竟以敗仲房西入歙家猶故
貧就里中營佛子軒好佛愈甚會隣省賊起數窺近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聞仲房客項氏家卒聞警諸項皆走匿不者箕踞自
如仲房誓之曰卽賊乘夜至公家爲墟第聚族爲先
聲毋自及也賊知有備乃引去頃之賊復起土人匿
不以聞仲房馳書告有司屬郡從事縣簿二人部民
兵往賊且近按兵不行仲房入軍中讓曰公等不扼
賊於險逗遛里中脫賊踰嶺長驅是以險予敵也他
日簿責公等其將何辭第勒兵鼓行賊且墜風卻矣
從事簿皆曰善乃乘連嶺賊聞之卻如仲房言會浙
兵追賊及之遂殲盡里人語曰山人故喜子房畫策
乃字仲房使果在行間於緩急何有仲房笑曰非吾

事也。吾逃儒入老，逃老入禪，乃今無所逃矣。汪道昆曰：人言仲房才高，獨達巷黨，人猶有遺論。夫名者賈之寶也，有道者逃焉。古人不得志，則龍蛇無用名矣。世鮮知仲房者，顧獨知仲房詩。仲房嘗言：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由是則可以成名，而有不屑也。

吳子欽傳

余初載都人士，雅竒吳子欽。子欽生踰年，指懸書二字，歷試無失。七年，從兄子玉學，有過將扶之。子欽力抗，兄折其杖。九年，就縣試門，吏舉扇指子欽。此兒曾未與閩齊，何試子欽怒曰：天子方賓興，吾黨柰何！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十二

受污吏侮，乎裂其扇投地，中不復入。嘗夜歸，見守門一獸大如犛牛，子欽擾之。比夜獸卒，至子欽心，自負竊歎曰：大丈夫提三尺劍，大可王。小可侯，如貿買焉。敝齒髮以幸，儻來非夫也。遂舍業而習技擊。四方壯士多歸焉。間就宗人樓居，無衽席樓，故藏書萬卷。子欽枕席而一眄之，每卷終輒得其概。時子玉名日起，且入澤宮，客諷子欽，而兄難爲弟矣。子欽笑曰：客妾人也，顧侘一儒冠邪？即衰然舉公車，直唾手耳。尋入試，補郡諸生。子欽故獻博士家言，寥寥然以修古爲務，則自三墳以至八代求遺書，編讀之，自言士業已。

爲儒宜必有足術者假令文不如漢書不如晉詩不如唐去士徑庭去儒楚越矣及其治博士經藝又復名家雅善同學胡尚志董淮試太守林公並置高等會市豪齒齟同舍生父子欽將直之郡博士受市豪金爲之地督學使者楊公行縣子欽帥諸生白之庭博士訶止諸生毋恩使者因持諸生短右市豪使者以爲然命博士朴諸白事者既就學舍撫意不可者若于人將朴之子欽從外來曳當朴者起厲聲曰首事在瑗此何辜博士目攝子欽不敢發子欽語侵博士急博士叱子欽子欽手搥博士胸仆之地博士袒

大函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三

括赴太守太守故多子欽從容語曰而謂吳生齧邪即泛駕固千里材亦公等不善遇之耳乃使人趣子欽往謝子欽不肯行卒之子玉詣博士謝罷子欽子欽遂以俠著出入者窄衫袖雙鐵尺人有急輒赴之其後數奇豪舉愈甚嘗就客奕管將軍曹子懋光在焉子欽耽耽局中日無敵國懋光曰嘻太橫無寧席卷而後爲雄子欽笑曰孺子何知知卽食邑十萬戶懋光曰安事邑卽公有鴻鵠志光請以一矢弋公俎尚方子欽大呼曰壯哉孺子可侯矣嘗從海陽人汪湘飲二方士謁食坐中子欽耳語湘此某甲也公不

信試名之湘呼其名兩人蒲伏請貸死湘笑曰坐客
吳君知二客湘何以知之於是私謁子欽相結而去
子欽客嘗從廢社得諸死士籍各圖其形以故一見
知其名無所隱嘗從市釀胡士先先登會捕盜陳三
與士先爭席三叱曰乃公手刃人多矣何論一豎儒
子欽後至大詬曰何物陳三乃辱吾友三辟易曲跪
子欽前即得過公三無死所矣崇明盜起子欽馳往
覘之歸笑曰虜不負固而乘中流四面敵至旦夕禽
矣居十日故將湯慶平之子欽言 國家歲四百萬
漕取道如綫有如一夫決瓜洲絕運道因塩筴爲利

據廣陵爲教倉卽成敗未可知宜多應者嘗率季弟
市馬河南將入國都歷關塞察堅瑕虛實然後歸季
不果行乃獨往將渡淮療作躊躇四顧則自淮歸溪
南章淮汪湘屏人語曰人言而有他腸不朱而戶則
赤而族今幸保要領而倍妻子請絕從遂發藏書焚
之卒年二十七四方送葬者無慮千人此直布衣之
豪無施而得士如此司馬氏曰嘉靖初士不論武久
矣見挾短兵衣短後者輒灑然以爲非常且也士有
竒不得一試憤無所發卒託非常爲名高或求神仙
或談王伯大抵皆放言耳耳視者不察或從而訛之

子欽負不羈之材乘之以骯髒不平之氣彼以淮南爲口實豈其本心哉不幸而中道天竟以任放終焉惜也子欽息子皆醇謹蓋舉男女各一八男爲之良女爲余從弟參軍婦

朱介夫傳

介夫故儒生也姓朱氏名節休寧屯溪人父性以鹽筴客武林嬖武林少姬不宜子及歸爲家文人壽正室程始有身是生介夫幼從父武林就學少姬席父寵弗子之介夫獨善事少姬日兢兢在外傳年十四貫武林籍補郡諸生居頃之父死放舍少姬闌出父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五

錢匿毋黨不欲歸介夫日夜泣曰即余小子無良余先考無罪少姬始奉喪歸葬善事終身既祥齋用不給家世受賈柰何守一儒冠遂謝學官去而事鹽筴介夫明習鹽法其失得可抵掌而談即部使者問便宜其應如響於是轉運榷諸賈人長長介夫嘉靖中中執法出視鹽筴務驟增課大不便諸賈人衆踵門抵介夫幸一開口介夫入陳可否疊疊不下千言中執法倚席聽之卒用介夫議諸賈人苦二大猾數以告訐橫索錢對簿窮則援介夫爲信介夫伉直自負輒暴其罪狀謫之諸賈人德介夫將奉百金爲壽

介夫笑曰即使節非節俠何至利諸賈人金諸賈人愈益多介夫無復言餽金者諸賈人有構有司不能平幸介夫居其間可立解藉第令必逞介夫卒曲諭平之遠近質成蓋趾相錯也既畢事退然未嘗自功居屯溪市中市人習爭訟喜鬪始以親喪反也市人數齟齬介夫介夫折節下之卒不校其後介夫驟起橫逆百端粥粥若無能愈益自下宗室壞介夫獨鳩工繕修宗人以爲言乃晝辟百工夜事事舉宗爲會率倚辦介夫鄉人從介夫貸毋錢無不應者積十餘歲負者無慮數千緡故嘗買妾武林不數月而生子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六

家人欲弗舉介夫叱曰吾獨子奈何置他人子溝瀆乎卒拊之成人授之業使自給初東省多大賈爭願結士大夫交比年浸削故資游道闊矣介夫故受易東越乃得交東越士大夫由是以好客特聞諸士大夫畢至即布衣來謁一切周事之甚者望介夫深不啻外府不足輒有後言賈譽子金多何薄我介夫罷塩筴义矣命其子營別業將歸老焉隆慶二年中執法出視塩筴開告密仇者中介夫遂下有司按介夫無驗會簿責邑人何氏子遂傳其罪介夫獄成乃戍定海諸賈人語曰誰搗雷鼓捕羊爲虎誰網吞舟唯

鴻是求謂介夫也介夫既隸尺籍輒束身入編伍中
其子請詣闕上書終不令吾父被此名也介夫嘆
曰亦而父獲罪于天耳中執法天威也豈而父寬邪
劉都護故聞介夫名召置幕府故人有屏居新都者
都護使介夫新都無何介夫病甚顧子正民語曰而
父名在丹書乃今卒死牖下勿以父故爲善不力勉
之遂瞑年六十五汪道昆曰古者薄市井交即緩急
不爲賴乃若介夫之與士大夫友也豈不斌斌比陷
不幸甚者從而議其後視市井滋薄矣余交介夫淺
顧獨深察其爲人余願爲士大夫一洗之故志其狀
太函集 卷之三十八 七

詹處士傳

古者嚴事老更必有惇史乃今有司取成禮言行無
聞詹處士賓於海陽海陽之聞人也余多處士質行
屬野史載之傳曰處士名傑字存邦姓詹氏詹氏自
發慶源來徙著海陽里居負郭帶河林原皆繫詹氏
其先世多儒者載郡志中 高皇帝初詹安以鐵冶
起富安生道魁然七尺以長有司召補博士諸生民
間子弟多亡匿道獨自負遂補縣諸生會 詔起闕
門發閭右部丁夫往安仲子坐不如法賜死檄戶丁

更之道應檄踐更功成賜爵一級時草澤多竊發道帥閭黨戍守有保禦功道生楚楚生起佃僮有大父風是生處士起少孤分金多讓伯氏復用鐵冶起屢不貲正德中饒源賊薄縣界縣令唐君急募良家子入行間當是時起年六十獨持矛應募處士年十二編伍中令募富民給軍儲起出千金餉士於是豪傑響應賊遂卻保境內完處士年十八賈閩越間里人盜處士父金事覺仇者恫盜彼亡金寧舍汝邪若不死獄則死徒死鈞無寧蚤自決爲子孫利盜遂自殺仇者主盜妻子誣執處士父殺人令故睥睨詹氏餽

遂下處士父獄無疏減少長悉收之時處士自閩越趣歸赴父獄客附處士耳語若幸免坐柰何自投畀中處士泣曰父無辜終不令父獨死乃赴令白父冤語侵令令怒杖五十處士執詞如初令賢之卒脫處士父罪處士由此知名矣初處士喜任放才伎傾諸少年又以酒豪一飲輒盡數斗既而喜任俠遂斷酒謝諸少年鄉人構辭幸得處士一言而解處士面折嫚罵不能容然無他腸聞者莫不蒲伏處士行年五十不欲庚念是非杜門而居謝諸俠客處士學未卒業往往冥合古人毋病溲則爲毋嘗糞聞雷震則之

毋墓下守之伯兄玉溺堪輿家言父喪未舉處士曰
從容與伯兄語且泣曰伯兄春秋高傑亦垂老即有
不測謂大事何伯兄然之乃始卜兆卜者夜造處士
私語曰兆吉利少公多處士驚曰兄弟一體耳即不
利長而利少無不利大焉且日徧謁諸形家按之必
兩利乃從卜居家以莊憚二子若諸子有過一切訶
責之客與二子及諸子遊即不羈亡敢謁處士仲子
景鳳多材伎處士日程督仲子居樓中樓中徧置籬
筐獨衡一几牖下使脩業客爲仲子請幸少寬處士
叱曰伊耆氏不以茅屋而貶崇高孺子何有 上初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即位仲子與計偕處士遇仲子如初不假貸其天性
固若此然猶急人之困歲侵則出粟戶賑之里人祝
曰處士先世皆高年父兄皆九十以上處士席故業
而脩德倍之即百歲不啻也余觀古昔耆舊之士非
直爲名高也出入必軌于人倫處士少年輕身而徇
父難季年折節負俗務引其子于正經此古所謂端
人於人倫厚矣乃今鄉曲長老率與俗浮沉而無當
于繩墨處士然乎哉

鄭母戴氏傳

中執法氏曰秦婦清以多財取重太史公儼然作之

彼其於人倫未有所當直以卑卑抗萬乘寧足多邪
吾鄉多富人而鄭母特著則孝慈備矣母出休寧新
溪戴氏歸歛長齡鄭定之定之學儒不成去而學賈
母攝門內事日具甘毳奉舅姑舅姑季年數有疾定
之力孝行夜露禱請以身代之母治藥作糜從定之
奉卧起病已舅姑多于婦勞其後舅姑以天年終並
踰九十母哀毀如禮且佐定之終喪定之父事伯兄
母亦毋事伯姒伯姒病疫家人大以爲憂母居舍中
自如旦夕視伯姒疾後皆無恙人以庾袞方之及定
之死建安母燥諸子唯謹諸子業益起事無小大必
太函集

卷之二十八

二十

母授成叔子文治治博士家言不幸歿死母拊叔子
婦泣曰吾白首稱未亡人則諸子在若年少耳兒見
倍其將柩若何兒未始爲不祥勝有身宜息子爾在
庶幾不蔑其孤鄭之德也婦唯唯母善焚事即宗人
所建置必以聞相內有違言必抵母使聽直母所不
直退無後言且曰無寧重得罪毋母年八十一切無
所分華諸子進曰母春秋高所不足者非錢錢也何
自苦母歎曰未亡人倍而父淹滯至此即欲自奉拊
將如地下何嗟乎執盈持滿君子猶以爲難鄭母駸
駸致滿盈歆然無所加損視今如昔務引諸子於正

經何統統也昔人謂鄭多君子吾於鄭母亦云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卷七首

關莊簡公傳

關莊簡公名端字靜中鄭人也其先徙居石馬塢者

水滸集

卷之二十

五

直退無後言且曰無寧重得罪母毋年八十一切無

所分華諸子進曰母春秋品所不足者非妾妾也何

自苦毋歎曰未亡人倍而父澄潔至此即欲自

將矣地下何嗟乎執盈持滿君子猶以為難斯毋疑

踐阿就踐也昔人謂鄭多君子吾於鄭母亦云

太函集卷之二十九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傳七首

聞莊簡公傳

聞莊簡公名淵字靜中，鄞人也。其先徙居石馬塘者五世。公始生，別號石塘公。生而莊不疾趨，不苟笑。即羣兒以狎侮至，正容受之。生八年，夢一老父據石上，持公踵，相公曰：爾文王子孫也。幸勿忘。十有三年而孤。哀毀如禮。世父遣公受博士，易補弟子員。太宰屠襄惠公居里中，部使者爲之樹表。襄惠昔夢一偉丈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夫立表下，自釋衰經授之。旦日遇公與夢合。弘治甲子，公舉於鄉。時年二十五。山陰人蕭鳴鳳爲舉首，語公曰：文王旣沒，周以甲子興。疇昔之夢徵矣。明年舉進士，授禮部主客司主事。正德初，劉瑾亂政，裁主事員。改公刑部廣東司公掣，掣治法家言，文無害尚書。鄢陵劉公在部，大奇之。會部中失囚，公與同舍郎當坐時，襄惠起爲中執法，獨急公陰使人召公。公曰：君來，妾力猶能爲君地，不然彼且齟齬君矣。公謝曰：罪在臣，何敢抵鄉大夫撓。天子法即無罪，彼其如我何。卒不往。同舍郎蒲伏謁瑾，公委蛇自如。瑾曰：聞郎貌

似夫子遇辱不驚固賢者卒謝罷公於是朝士聞之皆稱聞夫子及瑾逆節著對簿大廷瑾睚眦廷中詞不服公操筆具獄數瑾曰瑾偽造符璽私蓄甲兵入臣無將當大逆瑾語塞遂伏誅宗室真鑄反 詔繫真鑄以下六百人公論罪輕重有差無不厭服大學士丹徒楊公居太宰改公吏部員外郎遞轉考功郎中丁丑當上計時朱寧用事諸所閔說無不從貪吏孫某張某賂寧幸得漏網太宰姑蘇陸公計未決乃私語公二豪得寧寧能得 上即議斥 上不從柰何公對曰三載黜陟官守之謂何即弗從守官可也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二

乃竟議斥有 詔從中留之公益以誇誇聞矣會禮部校士公與焉舉馬汝驥等二十餘人多良士尋轉選部益有聲會謫成諸爭臣公爲部尚書具疏救之不聽明年進南京通政司右通政居三年進應天府府尹故事中官守備南京者往往受民詞檄下府幕幕吏奉行唯謹朔望必往謁籍公事未辦者受程期公至語中官曰中貴人安得受詞幕吏安得爲中貴人議獄非制也有 詔則可悉罷之嘉靖初永嘉張公安仁桂公竝以南部郎議大禮衆持論不合公獨然之張私謁公幸得借公名列疏首公謝不可終不

欲勦說以結 主知及張桂召入京師諸應天請舟
往公正色曰君命召不俟駕安得舟游張桂自此嘽
公矣尋改順天府府尹勲貴諸豪舉皆斂手千里稱
平進太常寺卿 詔求真言上脩省五事 上納之
上齊宿南郊群校有囂者 上問左右謬曰大官庖
人 上命太常察囂者以聞衆大恐必坐一二人以
應命公入奏曰百執事咸在昏夜莫之誰何請寬之
上乃罷有頃進南京兵部右侍郎 詔求真言復上
脩省五事公視部事薦武臣馬永等十餘曹其後皆
有塞外功稱名將及張公執政桂公任吏部尚書會
大函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刑部缺右侍郎張公舉所知者桂公不悅曰此吏部
事執政安得侵官及桂公舉所知張公不可必吾與
若皆不便者乃以公補刑部右侍郎公既入 朝兩
公且有德色面與公約退朝則飯公家既兩公來公
卒未嘗治具兩公相目笑而去乃飯于其鄰公進左
侍郎歷三品者九載始進南京刑部尚書南京訟故
煩晨持牒者數十百人聚庭下公語諸郎曰守備中
官受告密侵刑部權釋此不問顧獨下行有司事日
治城旦書何爲乎自今民間大事必詣通政司達刑
部其餘一切付司城公視爰書甚或中夜不寢諸子

以爲請公歎曰此疑獄也少年文吏深入之吾將爲之求生忽不自知其罷耳公始以尚書就道張公囑曰僕往在南京刑部嘗題詩郎舍中公至願爲我勒石樹公後堂公不荅其後僚屬遞至皆爲張公致丁寧公徐徐曰此部尚書堂也紀法在焉淵待罪尚書安敢以相君今日故爲郎官勒石卒不許張益以此嚙公 九廟灾公有事 闕下乃從諸大臣自陳不職張擬旨則以致仕免公 上曰朕方欲用淵淵非老非疾柰何輒令致仕卒留之其後改南京吏部尚書已亥當考察公務去泰甚無繁苛人言某子甲多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四

流言公留者何也公曰某子甲操下急羣下起而中之假令其說行善者懼矣其後某子甲卒以清白顯衆以公爲名言尋改刑部尚書從 上意也刑部諸郎曹鮮事率以優游相高公至則以籍授司門籍記諸郎入舍先後於是諸郎皆折節勤事公以躬行先之日論報上十餘章無留獄若楚世子代庶人皆以弒逆抵罪悉決於公歷二品者九年僅加太子少保以不阿忤袁州相國尋復削之丁未公拜吏部尚書竊嘆曰使臣得先十年庶幾猶可自效乃今事權去矣臣何能爲上書力辭不許尋上便宜七事務正已

以表庶官嘗問諸郎曰先朝太宰孰優對曰無如蹇忠定王忠肅公曰固也耿文恪方可否事少宰從左右贊一辭文恪宣言曰天子建天官一人耳安得二天官邪室正百官文恪近之矣諸郎退相語也公無讓三君子云司務其率其鄉人謁諸郎公聞其狀蹠司務堂下讓之曰爾從事天官顧不能杜門謝請謁乃爲他人持羔鴈布諸門惡用此於是諸郎惴惴皆爲司務謝罪乃罷司務令得自新御史艾朴論文選司郎中張舜臣公力爭曰郎中無罪罪在尚書必欲罷郎中願免尚書以謝御史 上以公辭直議格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五

不行信州相國釋憾於鄉人連坐考功司郎中雷禮詔已下公不能持喟然嘆曰世顧求多於善人吾未知所稅駕矣輒欲辭去會 温旨累下不忍言當是時袁州信州相構 上遣中使就問公署意在公公故爲刑部侍郎業已廷推入閣其後推者凡八九公悉與焉及國秉歸袁州事遂寢若郊天祈穀視牲攝祭諸大禮 上亟遣公公愈益謙謙端居守已而已歷尚書十二年考始加太子太保授榮祿大夫司封進曰故尚書始進一品輒得爲曾大父母請封公業已踰十二年其以例請公謝曰恩自上出非臣下所

敢干淵未有尺寸功柰何干數世之澤時袁州胄子
干國政睥睨公卿獨父事公執子弟禮然心固憚公
公亦不樂久居位已酉上疏曰臣入官四十五載受
國恩最深陛下不以臣爲不才置百官長臣未能
以秋毫報塞狗馬心終不能忘明年當察計吏諸年
老者吏部悉以致仕請罷之臣幸得受杖國中固引
年之期也臣復強顏在事其何辨於庶官願乞骸骨
上高其議許之諸子聞公歸逆公津口公既濟語諸
子曰吾自弱至老往往爲數千里游備嘗險阻艱難
不可勝述今既濟吾知免矣小子戒之公蚤貴且歷
太濟集

卷之二十九

六

美官其節儉出于天性即退食尚書署十年著一敝
冠位置有常不失尺寸朝食及日中無加豆夕則飲
水一杯家食十餘年不問諸子生業癸亥公以天年
終有司以聞先帝輟朝三日乃贈少保謚莊簡祭
葬錄蔭部議悉從優制曰可汪道昆曰余始通籍

則庭謁莊簡公其爲人閎廓深沉若涉北海不可爲
量當其持重不發不啻注一矢而引千鈞發則百步
之外無留行莫不中命余從諸公卿後豈不多賢要
以慎始令終名實純粹唯莊簡公一人耳昔仲尼之
徒雍可南面漢武得人爲盛黯獨稱社稷臣雍也以

簡黯也以莊公兼之矣知臣莫若主其信然哉其信然哉

明兵部尚書翁公傳

公名萬達字仁夫揭陽鮑江里人也其先莆人徙揭陽上五年公舉進士除度支郎嘗主河西告緝核諸豪闌出貨及侵地姦狀尋視通州漕諸豪亡敢撓漕法又陳言鹽筴便宜事上從之京師饑公行縣發粟多全活部尚書以爲能尋拜二千石守梧州會咸寧侯仇鸞戍梧鸞軍吏藉鴛聲勢橫甚公捕首事者十餘曹箠遣之一軍皆畏服梧苦督府供億公省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七

繇費便民即督府倚辦郡中又事事可卒辦居梧四年梧大治丁酉安南人鄭惟僚上變至得莫登庸篡立狀上命咸寧侯及司馬卿二人將兵討之公以廣西按察副使置軍中公募敢死士梁文韜等微得虜虛實登庸方行金塞上聞我軍闕吏無所禁公下令諸吏民即出塞外通虜者罪收族謀者遂絕公乃謁司馬毛公曰公等奉詔討賊懸孤軍深入此難以趣利龍憑諸夷趙楷輩應李寰等且約虜爲內應此發難不難三人者深相結急之則易爲變又楷寰精悍難卒勝獨韋應煥易擒耳應擒楷寰可虜也語

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顧能降此之人登庸易與耳毛公曰善則以兵屬公公陰使人召思明府酋長黃朝授方略伏甲士擒應亡何獲楷寔皆論死斷藤峽反酋勝海刺歿海第公丁反故地公出奇計虜公丁公從兩軍鼓譟進夾擊公丁餘黨大破之斬首數百級降者三千人初四峒轄忠州其後峒豪黃賢相割據峒峒改歷思明府忠州數爭之議未決乃下公議公曰從民便不若割峒屬南寧置倅車一人填撫之此得峒完何取圖籍紛更之爲峒民曰幸甚黃賢相不奉令且負峒反督府問公狀公曰峒父

太函集

卷之三九

八

老苦賢相久矣今且有主柰何從賢相反哉願遣一偏將軍移軍南寧旦夕且下居有頃賢相以地降登庸聞之恐曰上發兵討我諸將不意擊顧先平諸內夷嘗我也公護軍軍龍憑壁虜境上軍吏獲謀者丁南傑致麾下公盡得虜狀釋其縛遣之丁南傑告登庸曰趣降不者且爲虜登庸愈益恐乃歛關請降遣諸子莫文明入朝上疏請罪詔罷安南爲都統使司登庸以都統使監其國公論功最語在毛公檄中公故受叅政乃賜爵一級賞有差無何領四川按察使尋以陝西布政使拜右副都御史巡撫

陝西乙巳進兵部右侍郎部署宣大督府始至奏裨
將卻永姜蕝等罷之諸將奉約束唯謹秋發卒乘耳
鄧陰遣勁卒數百以朱和油納竹筒中給之約曰遇
卒不在守輒署卒所卒面縛受罪以爲神由是戍卒
亡敢失伍者八月匈奴大入公徵諸將兵卻之簡材
官善射者夾道而伏虜多射死尋遁去 上聞之賜
爾書勞公公以邊地踔遠虜出沒難備乃東自老營
堡距滑石澗築牆二萬丈許告成事進公右都御史
蔭公子思佐餘如故大同宗室克灼等謀不道且開
刃入公知之則授成大同將周尚文發奸狀公又推

本函集

卷之二十九

九

敵尚文本謀絕口不言功 詔繁克灼棄市公進左
都御史蔭公弟萬程巳酉春虜宣言寇宣府且薄居
庸奪關入公上疏曰虜素號宣府諸將易與即盛氣
入其鋒不可當誠得大同將周尚文部銳卒代宣府
將虜可格也 上從之且趣尚文行虜薄曹家莊不
備尚文卒至尚文當虜數十萬戰三日夜圍屢解公
聞之從壯騎數千赴尚文軍騎請覘虜狀而後長驅
俱死無爲也公叱曰逗遛者傳軍法公躍馬爲諸騎
先距虜壁四十里會大風起公列車騎曳柴進虜大
驚曰翁太師至矣夜解圍而遁公遣尚文從輕騎掩

虜後破之獻首功四十級 上大喜進公兵部尚書
賞賜甚厚五月 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奔喪去庚戌
七月大同諸將失利烽火通京師羣臣上議請亟召
公入公居廬疽發背固請終喪八月虜由古北口入
薄城下 上憂之甚趣召公爲兵部尚書公聞詔泣
曰臣待罪行間 主憂至此此臣效死報 主之秋
也乃倍日并行乘傳 四十日詣 闕下而大將軍
仇鸞雅不喜公 上數問公不至又鸞請公急乃以
侍郎王公代公公罷勿用尋以兵部右侍郎經略紫
荆諸關事公疽發病甚上疏乞骸骨且終喪 上怒

太函集

卷之三九

十一

坐疏不敬廢爲庶人公還揭陽 上念公不置壬子
十月復公兵部尚書公未聞 命尋卒年五十五公
子以聞請葬祭如故事 制曰可太史氏曰余讀漢
記視霍去病馬援爲將豈不偉丈夫哉然當武帝時
天下不無事矣驃騎馮貴戚之權則用武之資也伏
波從光武起故知兵 今天子修太平之業士去尺
籍久矣公以書生言兵事決策制勝若嚶哨宿將此
遵何術哉余聞公生六年喪陳太夫人哀之甚及樹
先尚書墓親荷畚負土此其閑于人倫蓋天性也雖
數有軍功一切以奇勝大都誠壹所致則忠孝者之

爲邪記曰我戰則克公近之矣

七烈傳

汪伯子曰吾宗著郡中久矣無論丈夫能也即女德亦往往聞焉自余有知以來近屬以烈聞者七或自吾宗以死或死吾宗大較相後不過三十年相去不過三舍余所睹記豈不較然著哉乃今有聞有不聞則所遭者異也余懼其終不聞也故爲之立傳竝稱載之

嘉靖初汪永錫妻孫氏以烈死永錫松明山人家故貧傭人賣餅爲業娶草市孫氏顧甚莊居數年永錫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病瘵及病革永錫蒲伏據牀語孫曰吾病久賴子以迄于今願天授嘉耦以荅子勞吾不能報子矣孫痛哭曰君卽不諱竊計必大事畢而後從君嗟乎君言貳妾矣九原不察寧詎能明其不貳邪妾寧早決以信君心無問後事永錫執孫手曰子言及此我無他腸子姑待我永錫兄永祥無賴人也宜言曰彼何能死即病者死必嫁之孫遂飲藥先永錫十月死蓋己丑冬十月壬旬云其後二十五年吾宗有死鄭嚙者鄭嚙長齡橋人汪自信行徙居長齡橋而汪天貴女歸鄭嚙居數月嚙客死廬州女聞而痛絕者三誓必

死曾姑病女飲泣事姑姑亡女求自盡家人曰父護之不得間癸丑正月六日家人悉出觀熒女夙已綉繡衣自經死年二十耳又二年有死謝湯者

謝湯病狂人也娶潛口汪柳浩女湯狂發囚首跣足遇人輒咳口笑或摔而罵之女安湯舉一子矣其後湯病狂愈甚湯父珩幽湯別室中女大以爲憂伺湯衣食唯謹珩稍解乃寃湯會倭寇薄我郡中走寧國鄉人爭入黃山避寇過湯門湯踉蹌從衆人行旋出境迷失道候人捕湯詣太平縣以爲倭也掠殺之無何子又死珩察婦必死則遣季女與之同臥起毋令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自裁女佯以其私告季女曰夫死子死我柰何復以死益之季女以爲然防稍懈會門外水大至幾及河梁女鑰戶出門詒季女觀水出門則授季女鑰投水中丙辰正月十七日也其後七年而有忠愍淑人之死

淑人出芝黃程氏謚忠愍贈光祿卿汪一中妻也忠愍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淑人從會閩廣流賊入江西吉安告急忠愍勒兵禦賊戰死之計聞淑人輒投井求死保母從之并奉淑人出井中泣諫曰主不幸死長郎君遠在大學諸幼方襁褓其誰歸主喪母必欲

相從何汲汲也淑人乃強起治喪事日進米不盡一
合匍匐奉忠愍喪歸至之日遂不食長子婦奉醴粥
長跽請曰祖母在春秋高何忍見倍毋縱棄子若婦
謂諸孤何淑人徐徐曰孺子長矣且適也上事祖母
下拊庶孽孺子任之即毋不幸以疾病終孺子惡能
以此留毋且而父死國而毋死家臣道妻道等耳卒
不食越五日死辛酉八月朔日也有司上其事 詔
贈淑人立祠城東從忠愍以祀其後五年而鮑氏死
鮑氏西沙溪汪應宿妻也應宿貧服下賈家苦不給
鮑事舅姑無所失即身凍餓鮑安之甲子應宿負疾
還鮑爲之延醫不遺餘力應宿自度不起私告毋曰
婦從兒十年勞苦極矣兒即死幸擇可者醮之鮑聞
之而深自傷乃徧謁宗人爲應宿乞喪具有頃鮑語
應宿曰君嚮與君毋言妾聞之矣妾知從君以死不
知其他君毋嚴他日懼不得死所君之喪具既具妾
可無卻顧憂妾請先君其待君地下蓋先自飲藥危
坐正寢而終乙丑七月二日也越三日應宿死其後
二年爲隆慶改元死者二

方氏北山方渭女也女生二歲渭從毋黨許聘稠墅
汪鳳時後十五年鳳時死女輒斷髮絕粒必從鳳時

父母諭女百端不聽鳳時母遣家媼勞女女語媼曰
母多言我生死則汪氏婦也若歸告我姑且日亟臨
視我我其猶可須臾無死從姑以歸不來吾不夕矣
且日姑至諭女如父母言女拜且泣曰大義勝恩姑
毋父母以也願姑逆婦使得臨夫墓執夫喪即奉姑
以終天年我死不後姑察其不可奪也遣車逆之比
至墓姑褰帷視車中業已經死遂合葬

李氏生斗閭梁年十九歸潛口汪應玄爲繼室應玄
病瘵三歲李奉湯藥謹事之病殆應玄謂李曰若年
少我死其柰若何李應曰君故有息子足以奉烝嘗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十四

君在與在君亡與亡無二心也應玄伏枕頓首曰幸
甚李於是歸辭父母毋治具飲食之李持飯一盂終
不舉箸旣而告毋狀毋爭之彊李拂衣就輿不反顧
歸則脫簪珥授二子婦部署中外財產召二子悉分
之無何應玄死歛畢李哭之盡哀尋閉戶自經覺者
啓戶入賴不死父至泣曰汪郎家故饒若依子婦曰
首稱未亡人宜無不可何死爲李佯應曰諾日暮遣
守衛人出就食戒女奴曰第鑰戶我困甚幸得少休
食頃縊臥內死年二十二

汪伯子曰吾觀七烈而知女德之足多也近所概見

若此遠者可知其亦風教謠俗使然抑天性也北山尚矣賈大夫惡猶然不禮於其妻汪獨死湯何論宋入之女長齡之死乃在笄年奇節也孫鮑以貧賤著信程李以富貴墮身於乎烈矣贊曰昔在嘉靖風教洋洋迄茲更始引而彌光皎皎孫氏崛起窮鄉一言自決先夫子亡有美二姝嬪子著姓生也不偕死必履信燕爾新昏奄忽同盡狂夫冥冥自湛以殉淑人不食甘節如飴松明同軌厥有沙溪婉婉處子熒熒繼妻齊心赴義響應昌期誰謂爲彭有如駒隙誰謂爲殤令名無斃比事屬詞載在宗祏敬告公官女之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十五

鄭麒妻羅氏貞節傳

鄭諸生以逢掖來謁蓋言鄭麒妻云麒居歙之長齡橋婚呈坎羅氏邑中二姓最著世爲婚姻舉子踰年麒客死羅年二十六必從麒諸姒從容諫羅從一而死烈矣顧姑老孤始孩俯仰謂何寧事溝瀆羅悟乃飲泣治夫喪奉姑以天年終不遺餘力子天益當就外傅羅脫簪珥具束脩既而納婦于吳名家女也貧無以嫁羅謂納婦直以奉宗事何論有無居數年吳舉二子長維楨次維榦羅竊喜賴宗廟之靈吾家

幸有孫其後維楨業明經補郡博士弟子羅竊竊事
賴宗廟之靈孺子庶幾無忝先人羅縞素終身跬步
不及門外里社爲劇諸士女聚族觀之羅獨留且戒
家人勿往女德不邇聲樂安事夜游居常閉戶辟纒
爲梱內率乃今八十老矣不少休里父老縣文學上
其狀郡大夫郡大夫表其閭曰貞節羅避舍曰天禍
鄭氏未亡人柰何倍夫子以徼名大夫休矣汪道昆
曰吾鄉婦女多奇節夫死則死之藉今死賢於生有
死而已乃若送死立孤夫子將恃此以不死視一死
不猶賢乎此可概諸中庸故足稱也往鄭氏有死節
者余嘗爲之立傳則又可以死者與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十六

王子鎮國少君傳

明分封同姓諸侯王子無慮千計乃若居王門而操
士行問俗者可得而稱焉少君名厚柯鎮寧恭靖王
少子 襄憲王曾孫也生而頎美儵然不群少習貴
游喜聲伎蹴鞠長受儒術親儒生退而深惟曰車門
圭竇之人猶然力學以從王事柯備在鎮國顧自菲
薄而廢詩書國之恥也乃購遺書五千卷治樓居習
小篆工八分日媿媿務文事既則以奉 高皇帝約
跬步不出國門譬則面墻即正明目何見於是室東

爲樹花竹若干畦客至輒張具園中爲布衣飲脩
爵無筭盡客驢客且行少君猶執玉斗奉盈而進客
往往謝不勝少君謝曰嗟乎吾獨未得從山公飲耳
及高陽生爲太守自稱酒徒少君故酒豪然數負太
守少君設部樂習吳歎太守至輒命升歌舞盡長夜
少君進玉斗太守遞舉什二酌之少君避席曰公何
謂酒徒即山公不及也少君絕口不言郡事太守愈
益親之少君多御人不無怨者太守風少君毋叢怨
乃出良家子十餘曹少君故亡子若孫中年舉少子
國人大喜謂少君有天少君夙以孝友聞事母事兄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七

唯謹毋有疾少君露禱請代疾乃平比兄嗣王少君
唯唯受命迄于白首無違言少君善治家務振人之
厄歲有灾患收道殣數十百人歲疫則出禁方活病
者居有頃少子復殤國人吁嗟嗟異之即少君不能
無怏怏仰天歎曰使天以予無罪則畀予嗣人使天
罪予則予不知所罪乃立王孫某爲少君子後襄王
曰善出國書爲之盟中執法氏曰信陵孟嘗則皆國
君介弟折節下士率以多士爲名高夷考其所爲徒
豪舉耳彼其以武犯禁則俠者之雄乎少君無它腸
獨結客爲樂老而不倦天固奪其嗣謂之何哉曼室

有言少君故玄圃中人安事委蛇知言矣

許長公傳

吾郡中稱閭右世家首東門許氏長公自父及于三世皆受室吾宗長公始孩乃倍母畜外王父所即多竒父汝賢叔汝弼客東吳並以鹽筴賈長公稍長父舍賈歸則命長公從叔游叔操長公廩廩長公善心計即曠日父可覆秋毫叔一切倚辦長公無不當叔叔喜客長公獨務爲儉佐客資居常恂恂即旅次讀書不輟某子甲以博聞侘坐客卒負長公叔所奏書記出長公客人人以爲不及叔立長公異母弟鈺爲

太函集

卷之三九

十八

後已而生子金居無何叔客死長公代金修叔業及金長悉歸金鈺入構者言而固當後叔金非叔子弟逐金金訟之鈺坐不直恚死鈺同母兄弟皆切齒必報金長公泣曰此釋憾不難吾叔將不血食乃厚拊鈺子卒舍金金又入構者言鈺歸而筭宜不盡金愬其事長公第自割予金金益張邁愬遞割長公殆且盡終弗明人言卯幾殞而公翼之不啻肉骨彼其反噬已甚何至無厭長公謝曰寧金負缺無寧缺負叔嘗屬季弟代上鹽課季負帑歸課過期法當沒長八無所問第稱貸上之及長公終父喪困甚僅從俗藁

葬輒以收責東游比歲除持家人相對泣也人子不
及終大事胡爲乎至此哉遂焚券歸自是不復東矣
歸而廢視舉宗獨嚴事長公月爲期長公必杖而會
食諸子弟有卻長公必居其間或難與言由由然務
入而後已每論家世輒仰天嘆曰東門氏其有興乎
必吾後也長公婚汪處士憲季女是爲孺人處士故
饒未有子數竒季女安得而丈夫子邪及歸長公則
舅老而姑繼也姑惝息三子相與目攝孺人孺人內
奉舅姑外應庭戶部署諸叔諸姒不絕門外親長公
率數歲一歸齋用累歲月一至孺人脫簪珥盡日夜
力女紅爲資於是舉室安孺人長公無卻顧矣孺人
舉二子沂旣長太史國始生生七年始及見長公膝
下孺人獨任二子學旣又任二子昏旣歲入詘然中
外事悉辦至其自御則併日一食終歲一單衣蓋二
十年往矣長公旣瞽孺人親七箸上食長公會歲大
饑日奉益乏卽蔬食具必先飯長公餘及于舍中顧
私與諸婦共糠覈若客供具及親黨問遺孺人輒辦
應之終不以力詘廢禮父處士歿毋黃媪及陳氏姊
皆孀居父之貧顧反係孺人終老毋姊死以禮葬之
里中有言孺人不負處士丈夫子矣孺人敬祠事信

襁褓每從里婦召巫神應如響太史數舉不利長公
以爲憂孺人私語曰此勿憂直憂吾兩人者弗逮耳
辛酉太史舉鄉試第一長公以天年終明年孺人即
世越乙丑太史始起家隆慶改元始得以翰林院檢
討封孺人贈父若母司馬氏曰許長公以義困孺人
攻苦力贊之概諸古人加梁孟一等矣往聞長公以
家難破其產儻一廛市中市豪且齟齬之會太史補
諸主幸得寢嗟乎爲善者岌岌逮矣非天定惡能勝
乎孺人乳兒時宿不飽且雨雪日中擁敝臬乳卧內
突無烟太史每涕泣道之傷哉貧也兩人者當厄即
志士且不堪顧獨茹荼如飴殆亦知躬自薄而太史
厚也即太史以其親顯豈唯太史能哉

范長君傳

司馬氏曰儒者以詩書爲本業視貨殖輒卑之藉令
服賈而仁義存焉賈何負也海陽故多善賈而林塘
范氏特聞長君席故資賈鹽筴非其好也深陷而慙
自傷使鏹溷市井競刀錐且不得與諸儒齒即致鉅
萬何益哉於是游諸賢豪折節自下諸賢豪率高長
君義則字長君而交譽之汝珎其託之賈人乎此不
逢掖而儒者也居常侃侃衣冠杖屨必有常與人無

疏麻尊卑必矜已諾縣大夫辟長君爲黨正訟者爭質成會邑人對簿縣中當大辟市豪請行間力能得之縣大夫獨黨正議堅卒傳之法里中語曰寧干縣令毋干黨正其婢直如此至其孝友敦睦肫肫用情則又篤行君子矣中年舉二丈夫子擇可而命之泓稚少文爾脩吾業涑有志學古爾爲儒里俗率操估畢以賈分華安事儒矣爾曹第爲儒賈毋爲賈儒二子唯唯嘉靖癸丑長君以天年終其後泓以賈起家涑對公車授南城令令始釋褐亟謁不佞傳長公會不佞弛心思弗果及其受南城也將宿君命必得

太函集

卷之二十九

二十一

請乃行自言仕不逮親非藉明公一言無以面筵几且不肖倍親久誰其日討而訓之願舉吾父質行揭之庭日誦法言如親受命余惟長君以匹夫抗三尺法卒行於縣大夫此其不磷不緇堅白具矣第令執此以往何論南城令行乎哉羹墻有餘師矣夫匹夫爲天子守法即疆有力者不能干古人以疆項而格縣官皆是物也要以孝友敦睦壹稟於肫肫夫然後無間於人心廉不劇矣令求世德宜必以堅白鳴本諸豈弟而紀綱之政之善經也南城亦易與耳令行乎哉長君故受室於陳爲丈人姊不幸天四委會而

得胡姬及二子生舅事丈人唯謹丈人嘗志長君墓
直以諤諤論建勦仲甥實其言將自得師毋不佞以
也

此以往何論南坡今行子其義權有劍師矣夫匹夫
爲天子守法即疆有方者不能干古人以疆項而格
皆是物也要以孝友敦睦壹稟於天地然後
出聞於人心廉不亂矣今求世德宜必以堅貞有本
宜以器器能敷薄中照實其言泚自辨明毋不戒以
弊臨雖及二千坐真事丈人執鞫丈人嘗志長君墓

